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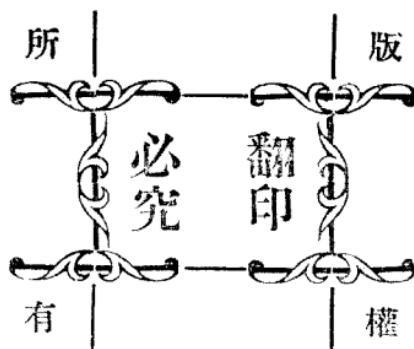
哀情月夜說

月夜遺詞

徐忱亞著

奉天東大印局行

康德八年五月十日印刷  
康德八年六月十日發行



▲人海遺恨▼(全一冊)

◎定價國幣六角◎

(奉天市瀋陽區一心街二段九一號)

編輯人葉光華

(奉天市瀋陽區二德街二段五九號)

發行人王餘祥

(奉天市瀋陽區二德街一段四號)

印 刷 人 董致榮

(奉天市瀋陽區二德街一段四號)

印 刷 所 關 東 印 書 館

(奉天市瀋陽區二德街二段五九號)

發 行 所 大 東 書 局

# 自序

我曾前途多涕傷。淚心還比古人深。八幅蠻箋寫苦字。一枝木筆寄愁情。寒骨瘦盡人已枯。冷淚滴涸眼將昏。嗟乎。余善愁人也。余傷心人也。之余善愁傷心。更固人之善愁傷心。時艱蒿目。憐憫截懷。望東風而揮涕。對江西兮噴血。冷床孤枕之間。與夫獨案單架之中。有物紅而鮮。鮮而紫。紫而黏者。余之淚膏也。悠悠人世。抱月賒情。長此以往。非老疆壽域之人。予早年著述雪鴻淚史。及余之妻等。尙不能流盡血淚爲憾。生爲寄生蟲。死與黃土休。非余之幸。亦非余之願也。乃有人海遺恨是書之作。寄情拓意。招癡話癲。將滿腔心事。寫成四萬淡墨。文雖不振。意實苦也。幸讀者諸君。毋以芻蕘之文而文。

人海遺恨自序

四

。以文中之意而爲意。此余之所深望。此余之所樂幸者也。嗚呼。小冊子成。余心方寬。將十萬懊惱。盡撒七十頁中。以丐世人有知余之苦者也。鄙俚之見。盡伸乎此。惟是著當夜闌人寂時。書中啾々作鬼泣者。何故耶。非他。即人海遺恨之恨聲也。嗚呼。怪哉。是書也。卽此以爲序。

枕亞撰于清華

筆哀  
記情

# 人海遺恨 目錄

空閣怨

泣影

斷腸草

不堪回首

苦海鴛鴦

奈何天

一瞥緣

粉頸血

慘雲天

刦後殘花

淚珠天

痛心疾首

人海遺恨

目錄

剪情

家庭毒

嫠婦怨

枯庵青燈

可憐少年

苦海餘生

比翼鳥

青天恨

桃花魂

黑籍怨魂

巫山夢

予之罪戾

哀情筆記 人海遺恨

徐枕亞著

空閣怨

東都豔姬。南國麗人。蘭心蕙質。玉骨冰肌。惜乎。傾城尤物每遭天  
忌。紅顏薄命。今古同悲。若非早年蕙折蘭摧。即是中道離鸞折鳳。  
月老荒唐。錯注姻緣之譜。吳剛昏暗。瞎妄締同心之結。彼杜宇聲哀  
滴盡想思之淚。巫猿哀哀常嘯。奈何之天。悽禽慘畜。亦可與薄名花  
對照矣。

淡日籠窗。煦風襲拂。玉簾半捲。寶鴨全熄。空閣寂寞。燕子興悲。  
牙牀無並頭之期。道韞憔死。玉鏡少畫眉之會。映儻憤生。嬌娃沈  
蕙馨。寡蟄繡闌。淒淒悲悲。日尋煩惱。其不甯渡太平日子者。爲何

歟。容記者代爲一一介紹之。沈氏門庭。兩老早萎。惟亞田碧人一對。守此凋閼。然者。橄欖苦口回味甜。伊倆雖遭顛沛。然而鸚鵡鴛鴦。有月共賞。有詩並賦。駕此好光。早將伊往苦況。消磨殆盡。蕙馨之細君。名鑾霞。當今之譯文小說家也。伊職業某英文校時。結識蕙馨。蓋蕙馨。在伊校女班肄業也。後拓庇自由宇下。綰成佳耦。熟知好夢不圓。好花不常。祐禱纔足三年。而無情之閨君。竟奪鑾霞而去矣。其亡年祇念有三歲。宗嗣空虛。愧對先哲明訓。白紙存影。難堪伊姑情緒。非恨乃娘命固。當嗟阿儂福慳。生者莫能忘死。死者豈能忘生。陰陽雖屬二天。愛情儼似一團。一夜夫妻百夜恩。誠哉。斯言也。蕙馨。自乃夫歿後。舉目無可親之人。迎首作問天之想。繡床三尺。久置高閣。銅鏡一架。宿棄塵埃。遙遙長日。滴不完全無價之淚。

珠。迢々深夜。灑不盡可貴之涕淚。朝愁暮慮。日夜在悽慘城中。哀哉。蕙馨也。

更鼓二躍。痛籟俱寂。惟秋蟲咷嘵齊鳴。聲韻整嚴。斷續婉如按譜。令人樂聽。徘徊不忍去。其時蕙馨倚枕圍坐靜思。左手支頤。右拈被角。縈縈淚珠。簌簌而下亦不揮之去。淚濕輕絮。其狀至慘。其容可怖。其五中之舉動。如線愁腸。轆轤萬轉。如針刺骨。痛苦十分。須臾。淚愈急。而悽慘之聲。亦由此起矣。聞其嗚咽曰。『鰥郎。汝撇儂而去。儂將如何渡日。娘氏八眷具衰。姑門四宗咸盡。六親無靠。誰來憐儂。誰來恤儂。膝下無一塊肉。問何處消魂。朝而起。暮而宿。孤單只影。叫誰能耐得。鰥郎有知。化蝴蝶伴儂。郎其願乎。郎其願乎。至此聲蕩。如吳牛之喘。萬不能再續其聲矣。哽咽何如也。』

泣影

礲潤而雨。日暈而風。先機預伏。堪驗不爽。遲來六神不甯。若非眼  
顫。即是心驚。有何災殃。作嚆矢之先聲耶。隔昨怪誕。尤覺駭魂。  
於儂就枕。鮫綃未卸之時。一陣蠶風。渦漩自碧窗來。燈火被之擊滅。  
。轉撲儂面。覺寒冷如駕白刃。肌膚驚起。毛髮突立。且怪風中。夾  
有啾啾聲。似鬼鳴。似雛啼。可怕之後。慄汗如狂瀉。且心坎作鯉魚  
跳。許久怪風煙消。儂魂稍定。然眩暝中。有無數猶魅。爭戲於眼簾  
。儂畏合眼。裏被作老人眼。驚極人蘇。跳跳欲入睡鄉。斯時。儂魂  
飄飄。如紙鳶臨風。儂心蕩蕩。若輕絮舞陽。夢鄉將達。醒地甫脫之  
際。模糊似儂未婚夫來。儂若迎之前。儂瞞其面。幾驚欲倒。蓋儂夫  
七竅皆紅。頤額作香灰色。舌出如蛇舌。眼突若田鷄。非具廬山真面

。且兩耳懸白鑑各一。纓尾逾膝。若陰世之無當然。可怖可驚。儂覩此。口僵語塞。不能牽一語而詢之。兩眶淒淚。不告而出。簸々尤噴水之筒。然儂夫亦默不作聲。惟相對作楚囚泣。無何儂夫乃止泣告儂曰。卿母哭矣。余告汝余之顛沒。乃儂拭淚靜聆。儂夫曰。余死矣。余昨日死。余死至慘。余死非爲人仇殺。亦非有怨自殺。蓋被火車殺也。查肇禍之源。因余此日在灑。啜利醇。酩酊由車軌旋舍。此爲簡徑也。繼車隆隆來。余雖醉。心尙清。欲飛步出軌線。意圖避讓。何如。足軟如橡皮。闊步甫二下。足憊甚。乃跌於軌側。振神欲起。如鐵鑄然。千萬不能。車來矣。輪跑余背。余身如杵臼之粉。余死雖至慘。然咎由自取。祇喚奈何也。余此來與卿別。苦無言以慰卿。嗚呼。幸余與卿未成六拜之禮。卿之身體。嘗可轉環。余自此祝卿。再得

乘龍之婿。高出余十倍。余所望也。余在冥々樂也。儂聆此噩耗後。撲余夫懷裏而哭。余夫亦哭。涕水縱橫。苦淚狼籍。約二時許。儂夫推儂而語儂曰。余與汝。從茲別矣。相會待於酆都。卿母哭。使余不甯。嗣後若不忘余。棄余。以文定時之拙影。常常把翫於纖指中。即猶余與汝警歎相會也。愛卿乎。余此不能久留。余決去矣。相別一事囑卿々。寒夜莫凭小欄杆。諸維自珍也。一聲苦阿。影影何沈。余從茲驚醒。爲一怪夢耳。然香汗涔涔。溫衾濕透。惡夢無影踪可尋。嗚呼。斯夢非佳朕也。儂心虞。儂心急。儂果應此夢。則儂奈何耶。然深望上天有知。不成事實。以儂夢果爲南柯之夢。則用馨香而謝也。荒鷄一村。野寺晨鐘。送耗人。倉皇光降。儂即接而剖視。果儂夫之死音也。伊至死之由。與夢述無訛。儂得此晴天霹靂之噩音。暈慟一

時。後爲儂母挽。始得蘇省。嗚呼。人去影留。對此可感。從茲一日三餐之外。儂惟向儂夫影而泣。儂眼大痛。儂眼將盲。嗚呼。儂眼果因泣儂夫而盲。則儂樂願其盲也。

### 斷腸草

青衫淚濕。紅粉香消。王貌才華。徧是短壽顏郎。蛾眉文錦。盡系薄命紅娘。精衛難填恨海。女媧怕補慘天。鄭板橋唱不完斷腸之曲。俞曲園賦不盡懊惱之歌。鴛鴦島上。逆魂累累。撮姑山頭。怨鬼淒淒。吳剛好弄。專做鳩媒。雨後蜃樓。眼看浮圖憑虛。醒來南柯。方知幻夢皆空。苦海汪汪。專瘞癡男怨女。濟航雖寬。不能普渡衆生。吁嗟乎。哀哉。

起金風。炎帝逞畏。一味豪熱。由是下界。受患不少矣。大凡人之能舒體者。氣候之調穩耳。過寒則不可。過熱則亦不可。熱之過甚。五腑昏沈。由是痧疾起矣。是年赤暑。痧症舉國蔓延。其禍之大。不啻洪水猛獸。人危可制。天災難逃。數也。命也。留美學生。黃家駒。新自芝加哥還家。闢別椿萱壺幃。於茲四載矣。一日閑處。其興可知。其樂亦可知。然者。此樂之後。將次第發生無限慘幕矣。此樂之後。亦爲最後之樂矣。樂裏光陰。容易過去。倏焉家駒已返棹三日矣。一日晨起。覺臆膈如塞絮。空嘔嘔。眼花撩亂。身蕩蕩。如履雲端。須臾。倚棹倒矣。乃家人大措。知已中痧。無疑。即灌之十滴藥水。冀其戰退痧魔。然積疾險症。名醫嘗且束手。豈此十滴藥水。能爲救星乎。由是。嗚呼矣。昔日英爽颯潔之少年。今爲墟墓間之遊魂矣。

。年少倜儻。驟爾早萎。非特關係人。黯然傷魂。即陌路人。亦一掬傷心淚也。家駒。逝後。伊妻。枕華。痛成悸疾。胡言亂語。失其本來之態度。公姑感此觸眼人。老大不忍。常灑可憐之血。兩老晨星殘年。能禁如此懊惱乎。由是別此慘雲天矣。連理花雙枝遞萎。可憐蟲皆足俱殞。從茲黃氏一門。祇存癡獸之孀婦矣。一日。薄暮。枕華。坐檻泣曰。惟此時話都惕實。若無悸病狀。聞其語曰。儂年二九纔從郎。憶得當時並肩雙。此中蜜月容易渡。豈知今日哭穹蒼。滄海輕棹喜氣揚。把酒臨風未厭狂。一杯尤溫君已去。淚花氣盡容如霜。語至此。啼聲大振。其音模糊莫能識。是夜癡氣陡發。引刀自刎而死。嗚呼。慘哉。

## 不堪回首

久困愁傷。意氣消磨。東壁圖書。靡忍吟哦。西園翰墨。豈願染指。  
從茲伊往。不願作探花之郎。亦不願作藝圃之客。引運慧劍。斬斷情  
絲。卸開秀志。褪却藍衫。焚一鑪香。誦三卷經。朝觀東山浴日。暮  
視西江驚濤。日夜如是。消遣世慮。余心快矣。余心大快矣。壯哉  
斯人也。視破塵海。誕登樂岸。華土雖大。恐見解如此明哲者。能有  
幾人哉。然者。否否。蓋伊人。亦孽海中逃犯也。受過無數激刺。痛  
定思痛。不忍超出地獄門也。現在大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勢。要  
知伊人爲誰。非他。即喬國慶也。喬國慶者。武林長安人。家世書香  
遺傳。小康。國慶天賦敏慧。貌亦楚楚。於拾六歲時。即畢業於之江  
大學。預科班矣。後考試於美京劍橋大學。竟獲中。則其程度之高。  
與夫天資之慧。能如此者。幾希哉。後五年獲憑歸。得碩士位。名噪

一時。方人士咸敬仰之。大有小霸王之概。然而少年凌氣。決非所無。旣地方人如此欽仰。自信己之學識。必無敵矣。不必再嘮叨研究。由茲邪念萌動。先作北里遊。揮金如土。後三年。家道漸衰。然慾性仍未少殺。乃嵒施拆白手段。其心甚辣。蓋一欲占其身也。二欲占其財也。斯時伊妻。長規以道德。然習慣性成。忠言返逆其耳。伊妻。系某女高師之倫理教員也。道德心高。鑒乃夫無法挽救。乃發生可憐之事。作最後之警鐘。蓋伊妻吞金陳屍苦諫也。玉人犧牲於忠告。其用心大苦矣。然者。國慶。能克己復禮。則不愧乃妻之犧牲。且死者。亦值得一死也。海可乾。石可爛。惟慾心不可改。嗚呼。國慶。汝負死者矣。死者。能瞑目乎。恐死者。特灑傷心之淚也。一日。國慶。折某巨公之姨太。爲乃公偵悉。告發於有司。科以三年之罪。此中

鐵窗風味。國慶不堪其苦。至此少有驚醒矣。後期滿出繩縛。竟不以爲創。再接再厲。復折一女生。然此姑本無賴者。乃國慶。大染梅毒。病最高度時。性命幾霍矣。越半稔。始脫險。然受盡痛苦矣。從茲當頭一棒。大有効驗矣。伊常謂人曰。聰明人爲聰明誤。想起伊往。竟不堪回首也。

苦海鶯鶯

投環無心。報珮有意。嫠姑心潔。杜牧修狂。踰牆越壁。輕薄兒所爲。踰竇營私。蕩檢婦如是。司馬好雅。賦詩寄懷。文君善情。題葉送春。君子之情。非如小人之狎褻。專視肉慾爲目的地。其感以心。不以形迹。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此所以韋癡珠愛劉秋痕也。何夢霞樂崔梨影也。伊彼韋何。班固才高。然各俱身世淪落。此所以見慕劉

崔者也。伊彼劉崔。柳絮文錦。然相懷紅顏早嗟。此所以感佩韋何者也。心々相印。逆絲乃牽。金刀雖快。破不開繭是同功。玉尺果長。量不完錦是雙綴。恨哉。愛河滾滾。鱗々興悲。苦海茫茫。鴛鴦流淚。花好不常。明月難圓。千古恨事。曷勝怊悵。

梨花命薄早嫁東風。紅豆多情。徧生南國。君賦魚鰥。奴傷所天。天涯冷落。一樣飄零。伊何人。伊何人。詩孫。姚梅箇。詞女。蔣碧影也。梅箇與碧影家。祇隔荔枝牆三尺。菲門一扇耳。貼鄰如親。酬酢和唱。故碧影家。時有梅箇之蹤跡。然梅箇家。亦有碧影之芳趾。兩相顧從。如走馬燈然。然一年來。兩相截蹤矣。蓋碧影之夫在日。與梅箇友。常招之家。詩天酒地。非更不散。後伊夫物化。乃梅箇裹足不前矣。梅箇之妻。未殤。與碧影好。耳鬢廝磨。常日不倦。後伊妻仙

逝乃碧影失伴。故步自封矣。碧影之夫。見背後。梅薑代碧影惜。然  
梅薑之妻。見背後。碧影未嘗不與梅薑惜。既是兩心相同。則兩意未  
必不相同也。由感而生情。由情而擊。擊而熱。如是齷々痛矣。爾倆  
何人斯。敢出曖昧之舉動。然者。伊人之情。不雜一點非分舉動。其  
能至情者。相惜相憐耳。禍起於箋。東牕事發。一日梅薑寄尺素於碧  
影。由伊婢交也。婢子不慎。爲碧翁所窺。無端好事。播惡果。薄命  
之花。那禁得一波之再波。碧影危矣。百尺地池。十丈深井。是碧影  
成埋骨之臺。嗚呼。碧影知恥。投井死矣。明日。爲梅薑聞。大哭不止  
。默審碧影之死。余爲致死之罪魁。故亦不願偷生在世。願隨碧影去  
也。千尺波內。萬里浪中。是梅薑畢生之地點。蓋梅薑殉情投河死矣  
。從茲白楊衰草間。雙雙逆魂。同臨夜臺滋味矣。嗟夫。慘哉。

## 奈何天

鄉村四月閑人少。纔了采桑子又押田。賦此二句深伏。作者。摹情摯懇寫忙淋漓。佳詩也。際此時光。鄉童咸已奉命輟學。聊替家長之忙。由來村塾有假忙之慣歷。此中國舊教育之流行病。異地皆然也。某鄉冬烘。祝福清者。亦宣告散館矣。南國言旋。北堂無恙。雙帆飽風。一舵穩水。擊浪而進。快送征人。無何。福清。已抵故里矣。失恃黃童。笑迎來父。無侍蟠姬。扶杖盼兒。哀哉。一對可憐蟲。其迎何人歟。其盼何人歟。非他。即祝福清。福清。家赤貧。抱教爲生。髫郎蒼婆。倚伊瞻養。束脩三千。命活二條。福果家之保障也。福眷康氏。去歲痢疾死矣。剩此八齡郎。扶養無人。蓬首垢面。憔悴闌珊。福清覩此。感及先室。簌簌淚下矣。三寸血喉。嗚咽豈能成聲。兩眶熱淚。

迷糊孰望光明。其母叱曰。吾兒行裝甫卸。風塵未洗。染何慘情。  
而如此痛耶。令余莫明其妙。恠愧死矣。少瞬。福清收淚曰。兒痛  
死者耳。想伊在日。厥不至使小兒如此狼狽。兒性好覬。人人如是。  
故兒焉。不願見咎於此可憐之兒童也。母歲天命。鶴壽逾齡。本可面  
南端坐。茶來水去矣。何如早殤媳氏。晨夕少侍奉之人。痛兮。甚哉  
。今焉再操井臼。併袒彌孫。晚景淒涼。亦足以使兒黯然。兒欲獻菽  
水之歡。以娛晚堂。即此小郎。亦可栽培督養。使之良材有用。嗟乎  
。兩首微望。一念都空。生焉不辰。偏駐客鄉。粗衾冷飯。爲此蠅微  
。朝朝暮暮。治不完唔咿生活。冷冷清清。嘗不了寂寞滋味。痛哉。  
余之景況也。言次。復哭不已。乃母慰曰。三生註定。天命難違。退  
一步想。百念俱灰。兒可母痛矣。福清乃喟然曰。欲出奈何天。除

非身死日。

一瞥緣

垂頭緣柳。和風而拂。迎面紅桃。含露獻葩。白蝶逐樂於麥浪。翩翩自得。黃蜂採糧於花蕊。嗡々若狂。一年佳景。三春羅藏。然當推季春爲最優勝也。田野花香。枝頭鳥鳴。都令人樂喚樂聞。繼已細草平平。可上踏青之鞋。驕陽煦煦。應卸回爐之袍。南風蕩漾。夾衣不憊。及時行樂。舍此優光。再有幾時哉。月之上巳辰。適星期。蒼昊體恤若輩學子。雨絲禁彈。風塊阻揚。紫日一輪。普照天下。令節亹辰。千古佳話。故一般學子。咸乘此假日。無不向郊外一遊也。唐人多事。留此古風。盧公好逸。興此佳會相沿迄今。模型不改。斯日既已。天公作美。去學子之外。偷閒一遊。以償良辰者。鬢影鞭絲。衰老。

稚子。三三五五。步跡梳錯。古獸老禽。驚人爲弋。濮濮躲匿。胆吊心寒。緘口不鳴禽獸。無知如是惶惑。人人被之發噓。亦踏青中之趣事也。

某大學。陳生頌琨者。好學善情人也。伊性好孤。不與人羣。日除三飽之外。未治咿唔生活。雖假日。亦不願息也。死讀過度。腦房將裂。頌琨知太勞。不合於養生之道。猶是此假破題一遊。舒愁償辰。併作一起。午飯後。只影單身。獨赴南郊。羊腸數里。流泓幾曲。鶴鶯善唱。嗓清娓々而動聽。燕了喜翔翅款款而可瞻。頌琨玩此好光。心曠神怡。眉飛色舞。出神而鼓掌曰好良景。好良景。語甫終。一鬢影忽掠眼來。頌琨疾回首顧。四眸交鬪。大拍無線之電。五分鐘後。釵影去遠。不知所終。惟一弦餘馨。留連不肯陡散。頌琨一瞥目玉人後。

呆若木鷄。駐足不移。私心忐忑。越半句鐘。後自醒曰。癡哉。站此何爲耶。乃怏怏步。頌琨私語曰。彼姝自何來哉。伊裝束入時。月貌非凡。可人子也。恨少相覩。祇得一瞥之緣。屈余至甚。後踉蹌歸家。然玉影已深印其腦海矣。

### 粉頸血

銀缸點點。蓮漏遲遲。晚午更深。人聲闌寂。一角素娥。萬點豪星。洒射於空庭。呈鑽光之色。幽景耶。慘景耶。當視人之境遇而分解。若爲意人視之。爲幽景也。苟失意人視之。爲慘景也。幽景。慘景。咸非不可。則此時愁娘。愈慧芳。視之。果爲慘景無疑。寒夜露深。蕙芳獨處空庭。徘徊不忍去。其効賈女偷香耶。抑効朱妻私奔耶。然否否耳。蕙芳豪骨俠腸。決不作苟且事。讀者諸君。不能妄加訾議。

使蕙芳難過也。然不破葫蘆蓋。安知葫中藥。乃記者。不能辭其職。與諸君一解也。要知蕙芳獨處空庭。亦猶非貪戀景色。耳。其用意之所在。欲剪此污濁之身也。早恐不能圓其志。故俟至深夜。潛至空庭。母慮人偵悉。母慮人驚覺。孽地當作佳地。惡辰視爲良辰。蕙芳。未戕於先。閑愁十斛。憤火一腔。孤影之外。維月爲侶。默思再一句。鐘後。必離此苦海。超登天堂矣。然此粉白之軀壳。必擯於骯髒之地矣。闊庭廣廈。永此長別。語至此。淚泊泊如瀑布。後切齒曰。老蒼奴。小惡魔。儂死後。決不任爾輩逍遙也。須臾。慘然曰。時不宦遲矣。寶刀一揮。身首異處。碧血四灑。紅骨貼滿粉頸。嗚呼。蕙芳。操刀自刎死矣。伊至死。至酷伊至死莫明然者。伊至死。不難明也。蓋蕙芳系小家婦。家况凋零。然貌美而賢。夫競清。早見背於夫臘矣。

·乃蕙芳不能謀一飽。故傭於曹欽旭家。曹欽旭者。錢奴也。視漁色勝於命。有子。一號保鼎。其性與乃父類。溯自蕙芳投傭後。父子竊竊涎其色。繼強迫使用。施行手段。道德淪亡。人格墮盡。斯人者。禽獸不啻也。然蕙芳雖出自小家。秉志貞淑。女子中之拔萃者也。本被主翁之恥辱。欲抵抗。恐蹂躪。欲遠逸。恐坐噬捲逃。身處荆棘地。祇喚負負而已。然不願其再辱。竟以身殉之。唐之韓玖。普之凝妻。亦只如此而雪心耳。蕙芳大可風矣。然伊倆誅豈勝誅哉。

### 慘雲天

月上柳稍。犬吠黃昏。燈光依稀。人影模糊。此何時。非二鼓時耶。  
鎮之尾。苦民居也。青竹爲椽。稻稾成屋。肩摩轂接。閭約百戶。斯時也。燈熄黯黯。鼻鼾虎虎。萬家一律。齊赴華胥。惟此百戶之藁廬。

。有一陋室。孤燈未熄。火暗如豆。如鬼燐。如螢光。厥狀可怕。燈之臺傍。一女郎伏也。絲鬢撩亂。蛾眉倒掃。青衫淚濕。紅粉香消。氣梗香喉。嗚咽幾不成聲。時摩心。若平氣噎。時撫頭。若伏腦痛。怪哉。伊姑爲何。夜深不寐。作此神經病狂耶。非也。有悽慘事在也。不觀乎。伊履都縞素。黹麻嘗新。蓋新故依依不舍之慈母也。姑俞姓字文澄。淮揚產也。父某別世三稔矣。其父在日。爲某紗廠苦工。所獲微幾。無產遺傳。此三年來。文澄與乃母柏氏。仗縫紉爲生。所獲足給一日。得過且過。小家庭之幸事也。嗚呼。彼蒼者天。顛倒之。播弄之。難以苦之。病以困之。柏氏病。且至以死。柏氏忍心舍文澄超登天堂。然文澄不忍舍母于頃刻。一月以來。晨泣晚號。淚珠滴盡。苦血略完。文澄苦也。

燕子窺人。鸚鵡喚客。入門帶笑。見面含愁。有客自遠方來。不亦悅乎。文澄舍簪前迎。謙讓而進。肅以禮貌。厥爲長親。伊何人。伊何人。非他。文澄之舅夏志超也。志超先得姊耗。適事羈身。不能鼓浪來哭。今得一日閒。由揚槎此。誠意吊死慰生。盡血統之義氣。言今話古。如青海之水。滔滔不絕。一語相引。偶述夏氏。則倆倆悲憤交集。相對作楚囚泣。哀樂時幻。如童子戲。旁觀不幾爲笑死耶。未話先笑。了無喜意。提賦關雎。爲姑撮合。爾事爾裁。且愧且猶。姑娘聞婚。若不掩耳逸避。即沉首紅頰。是非果然。可質諸婦界中人。文澄聞舅爲之議婚。羞澀欲死。恨無石公之略。遁入山谷。嗟少子牙之韜。逸出難關。志超不耐煩而言曰。文澄母復作羞澀腔。婚姻爲人生第一吃緊事。不能含誤敷衍。乃文澄歛愧肅容曰。舅爲何如耳。志超

曰。郎果可人。如此乘龍壻。秉燭亦難照得。然身體汝有。操權在汝。余無主張之能力。汝自裁之。文澄躊躇久。首肯之。志超曰。如此擇日納彩可矣。

紅燈四面。蕩漾簷前。彩輿一乘。勇踞庭中。笙簧聒耳。鑼鼓喧天。  
珠圍翠繞。耳鬢廝磨。帽影鞭絲。舄履交錯。何家姻事。如此熱鬧。如此闊張。非他。即娶文澄之劉家也。文澄自過劉家後。豐衣足食。非若母氏之艱難矣。文澄之夫子剛。容貌冠玉。秉性溫雅。戀愛文澄。無微不至。然文澄敬乃夫。亦週到十分。兩心相印。意甚綢繆。嗟嗟。明月難圓。花好易萎。紅閨青燈。今古同悲。苦乎。子剛攖疾死矣。文澄憤不欲生。誓願自戕。同領夜臺滋味。幾經姑氏解勸。始免慘劇。然既傷所天。安有愈快之日過耶。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拾二時。

。無非以淚消磨歲月。嗚呼。火棗炙一味之哀。願天下當同聲一哭。

福不雙休。禍不單行。駭浪甫去。驚濤疊來。一家都事。四鄰含愁。文澄之姑死矣。文澄之公亦繼死矣。相距十日。病亡二命。薄命花雙枝。遞萎。可鄰虫百足俱殞。文澄疊受家耗。憂骨一把。毫無神氣。未幾占踞枕褥。拽之不知起。蓋病到十分矣。藥鑰烘烘。枕角斑斑。文澄在眩暝中心朝播騰。如覲乃夫相訴別來悽慘。如面伊公姑同灑伊往情淚。心懸百丈。愁深千尺。眼前所望。都是可憐景象。嗚呼。文澄危矣。未幾文澄死矣。斷墳四起。黃草菲菲。劉氏不幸。一家遂亡。人去樓空。惟留此不利門庭。嗚呼。哀哉。

### 刼後殘花

橫禍飛來。急淚和熱血遽披。惡耗報到。玉容與人色盡磨。人禍自惹

。天災應數。前生種果。今世獲實。世道隱稀。奇情怪變。真謂菩提無樹。苦海渺茫。

冬至到兮葭灰飛。北風起兮西窗寒。時維戌月。雪花繢粉。秦皇道上。跡絕無人。廣寒宮內。瑣瑣不聲。禽獸蟄體。山岳潛形。一片白涯。成爲銀色世界。婆婆冬景。雖十洲之筆。恐亦不能寫其眞也。一日雪後皓月。朔風駐蕩。寒氣大刹。人氣漸清。萬戶千家。咸早臨睡鄉矣。一鐘甫鳴。三更將跳。黃姓失火於櫬下。適人人醉睡。故不知覺。乃倏而穿頂矣。倏而燎原矣。繼至驚醒灌救。然大錯早鑄。不能挽奈何之天。烘烘定後。廣廈千幢。一剎那化成瓦礫百傾。嗚呼。斯民不瑞。臨此浩刦。火棗炙一味之哀。普天下當同聲一哭。然者。此中境遇。最慘遭者。則當推火首貼鄰趙志豪家矣。蓋人家損財帛之外。舍

此無他。惟志豪又損財。繼損人。兩者相貫。非哀鴻中巨創人乎。志豪亦有人家。葬身火窟者四。一爲伊母。龍鍾勵年。烟迷不能出。由此灼死也。一爲伊子。稚年胆怯。冒鋒不能。由此灼死也。一爲伊妻。腹孕臨盆。臥床不能起。由此灼死也。一爲伊女。年甫二齡。呀呀未步。由此灼死也。其二人悻免者。一即志豪。一即志豪之長女荷姑也。荷姑與志豪。能悻免數難者。運引跳逸耳。荷姑一躍之下。左足觸斷。已成殘人矣。閉月羞花之貌。虧此殘零之友。不謂白圭有玷乎。豈不令人黯然耶。事後月餘。志豪積憂死。而荷姑眼見得如此偃促。縱思自己之來日。必無佳果可收。一聲恨恨。青絲截斷。投尼菴而去。從茲蓮花座下。又多添一聲南無矣。

### 淚珠天

余無兄弟姊妹。故無斟酌接嗣之餘地。如此奈何。至此。不再言。燭  
烟視紫鵝面。紫鵝亦不能答。乃湘伯曰。紫鵝汝有計。能脫余之罪乎。  
。紫鵝面赤曰。老爺非蒼鬚翁。奴家花正芳。豈愁嗣續耶。湘伯大笑  
曰。余將死。汝仍作風涼話。余幾爲汝笑死矣。無何。正容曰。余誠  
對汝言。余死之後。汝不必過傷。傷至毀汝斌媚之容。使余地下不安  
。然亦不必學古風。如守節。冰雪心等。余甚恨也。余雖宿儒。然未  
嘗不仰新潮。方今歐風盛唱。嫠婦特許再醮。汝可趁此一行。惟再醮  
之後。脫能育男育女。汝必濟我一脉。則余目瞑矣。此余之厚望。紫  
鵝汝母固執也。況汝諾之在前。決無抵賴之餘地。乃紫鵝啜啜泣曰。  
老爺恐奴家。不能守婦道。故以冷言譏誚耶。老爺罷遊。奴家亦隨老  
爺仙遊。則可表示奴家之心。一可釋老爺之孤念矣。言後。放聲大泣。

乃湘伯曰。紫鵝母泣。使余不忍也。汝當明此理。余與汝合枕七年。從未一言誚汝。汝今日何疑誚汝耶。余之計畫。從雙方交益也。蓋一者。余家有嗣續之希望。二者。汝可無人欺。併不負芳辰。汝若果固執。余立死汝面矣。乃紫鵝憤曰。余決不違老爺命。余死老爺面可也。乃湘伯亦恨曰。余與汝共七載。從未有一口角。爲今日事。汝抑欲仗口角而敗局乎。紫鵝見湘伯怒。改容曰。老爺母怒。奴家之左右難耳。湘伯曰。汝之貞節與高尙。汝在青樓中。余已熟識矣。汝可毋喋喋。余之不能安釋事。余有一法。可兩全其美。汝萬不可却。以盡七年來之恩懷。余有一友。汪姓。字青萍。好詩賦。善揮毫。年輕英俊。世之難得者也。惜家寒。尙未娶。余將汝嫁于青萍。余之房產。歸青萍襲。汝倘日後。無論弄璋弄瓦。必以一名繼余嗣。則余死方可瞑目。

矣。鰥魚不鰥。嫠婦不嫠非一段千古佳話耶。紫鵝汝再崛強。母觸余恨也。紫鵝無奈祇允之。乃湘伯倩紫鵝召青萍來。翌午。青萍翩然至。顧湘伯而大驚曰。哥病幾日。如此削瘦。余若非哥召。懵懵不知哥病也。罪甚罪甚。湘伯曰。弟毋驚。余病無大苦。惟知此病兩豎虐深。勢將籌策。故特召汝來。有大事與汝商。汝能體恤余意而遵余命乎。青萍曰。哥之意。哥之命。弟安得不體恤不遵命乎。湘伯倅笑曰。恐未必。青萍急曰。哥無論何意何命。若弟反抗者。敢一身作誓。後受天譴之災。湘伯曰。如此余心安釋。余死瞑目矣。轉召紫鵝至。紫鵝既至。覩青萍面赤如紅漂。然青萍未諳底蘊。故無羞澀腔。湘伯指紫鵝曰。余之大事。汝夫爲主人翁。今日相見。即來日之伉儷也。乃青萍大訖曰。哥喃喃言。弟實費猜也。乃湘伯道以故。青萍跌足曰。

哥以弟爲何如人。陷弟不義而無人格。哥三思之。湘伯曰。弟母違背余言。蓋誓言尤熟。行事已非。弟休矣。青萍哭小草。有情可憐。獨活名花無意。徧恨孤生。好事多嗟。千古一例。然世憾雖多。總莫如情之重移也。情之一物。上自君王。下至士庶。幾無一識破。幾無一能免。然其境遇。各有蘖樂。其如有始樂。而終樂亦有始蘖。而終樂亦有始樂。而終蘖。亦有始蘖。而終蘖。凡此四者。試別一最可憐者。當推始蘖而終蘖矣。則頃有始蘖終蘖之情事。願爲讀者諸君介紹之。

山之麓水之濱有一曠場。廣約二隴。四環老樹。葱蘢密茂。小溪一泓。曲折作龍蛇遊。如萬里之長城。溪東有茅廬數椽。爲漁翁之寄舍。南有廢橋。一橋梁已朽。摧深坎河泥。黃湘伯向此佳壞。戀戀于懷。覓叩地主。出鉅價購來。建一歐式寄廬。以作消遣天年計也。黃之髮

妻。任氏。於去臘殞命汽車。眼前湘伯任抱伯道之憂。寄廬之中。祇有三人。一爲湘伯。一爲湘妾紫鵠。一爲使女梅馨也。湘伯者。啖之好逸舉子也。善清善琴。其性怪特。視功名若敝鳥。視金錢若塵穢。故非貴非富。飄飄然。一隱士耳。閑來一杯酒。興起一曲琴。是湘伯一日之功課。伊妾紫鵠。雖出自青樓。然才同柳絮。品高謝姬。故湘伯寵之甚。燕晨鶯夕。歡歡喜喜。容易消磨歲月。不覺自新第落成來。已寓居五載餘茲矣。一日湘伯得知。來勢頗劇。自病有危。語紫鵠曰。余知非輕。余自病莫能起。蓋死期在眼前也。余死甚慰。因余生來未有一旦之勞頓。人間福份。已足慾壑。故余死。不以爲苦也。惟有一事不能安釋。故余死。恐不能瞑目也。茲語汝。與汝諮議。因汝之一事。不能安釋者。汝爲極大關係人。余之能安釋與不能安釋。汝

爲決判人。言時，執鵝手不釋。意甚綢繆。然紫鵝聆此一席話。瞠目不知云。性愧曰。老爺汝話奚指。奴質愚。不甚明哲。再請老爺詳剖之。湘伯莞爾笑曰。慧姪子。曰香山詞譜。顛倒甚熟。詎此語不能解耶。否者。汝已成竹在胸。假惺惺作態耶。乃紫鵝疊搖其首曰。否否。湘伯曰。如此余爲汝詳剖之。然者未發言之先。先與汝約此事。汝能從余乎。若能違余命。則眼前宣述之。否者。毋曉曉矣。紫鵝爽快曰。老爺命奴家事。安得不從耶。湘伯曰。如此甚佳。惟再與汝約。余知此言不能輕易出口。汝能諒余孟浪。則余快吐之。否者。鉗口不言矣。紫鵝慄曰。老爺母戲奴家。而奴家安可責備老爺孟浪哉。湘伯曰。如此便可發表矣。其曰。余之一事不能安適者。非他。宗嗣耳。余家至余而絕。余空讀二萬卷。孝字不能完。愧對先師。愧對祖宗。

况曰。哥首言有事蹉商。弟詎知此種之事耶。哥諒弟。否者。速死報哥。湘伯忿曰。患難事不能相諒。何爲知己。余枉與汝相交拾餘稔。今日竊破一文不值。夫復奚言。青萍被逼不堪。只諾焉。湘伯大喜曰。如此余死無遺憾矣。青萍曰。此事允哥。余罪深矣。將來劍樹刀山是所不免。况如夫人才同柳絮。青萍一介腐儒。墮落彩鳳隨鴉。哥算之錯也。湘伯曰。此事余爲汝儕媒。汝儕無絲毫罪孽。綺齡相峙。龍鳳才華。此段佳耦。本可早演。何必待至今日。月老荒唐。錯牽紅鸞之線。今日更正。余爲汝雙悅也。言至此。若軒宇不至。翌晚。湘伯病愈劇。然心坎依然執青萍手曰。弟一。與汝永別矣。青萍曰。哥吉人天相。茲雖沈沈。然不難母藥也。哥母作勿祥語。湘伯曰。天荒地老。須臾。頃刻。余死無別憾。祇盼汝倆能踐余約。青萍曰。哥既

誠心厚我。弟安可違哥誠意。哥無慮。快自靜衛之。湘伯曰。再一事汝銘之。余死後。余產汝襲之。汝可徙居是閭。奠酒焚茗。賞月談心。來日方長。汝與紫鵝福分非淺也。轉召紫鵝亦依樣話。再四叮嚀。湘伯始釋此心事。次晨汗出如漿。眼呆氣噎。人事不省。惟臨終時。有一言曰。汝倆母抗余囑。音淒語急。言此。從茲長逝。薤歌一聲。路人魂斷。青萍與紫鵝。四袖模糊。血淚交融。扶柩哀哉。聲色慘黯。路人無不倍其一掬淚也。其情出於心。其慘出肝腑。故異於別人之哀痛也。湘伯貯之南木之柩。簷以蟬服。門闕之舖張。旗鼓得當也。

香閣寂寂燕子含悲。蘭亭沈沈鶼鶼怡快。狐衾獨宿。孽債奴償。眼前無恙。日後難堪。危機預伏。來非佳朕。迄自湘伯永眠後。青萍雖不淪遺囑。與紫鵝爲家。然不作好逑之君子。未曾洞房一夜也。紫鵝

心潔如冰霜。雖覩此花月之佳郎。然春心未曾一萌。爾我二心。床頭豈圓喋喋。湘伯乎。汝在冥々中。非恨此一對蘖鴛鴦乎。歲月蹉跎。度日如年。青萍居此。悵悵自苦。未幾青萍跳躍喜曰。吾志發揮。時機至矣。乃三辭紫鵬。別此冷落之門庭。其起程之日。鴉雀狂噪。若阻其行程然。紫鵬嘗阻青萍曰。鴉雀當頭。此去恐於君不利。君母較狂耳。然青萍不聽。對泣忍別而去。紫鵬許久不得青萍消息。疑甚。乃登報招尋。有人識青萍已犧牲喪命見告紫鵬。紫鵬聞耗。淚涕俱躥。悲痛不堪言狀。欲自刎以身殉之。屢經使女梅馨解勸。始不演此惡劇。然從此以淚洗面。無忍甯之日。滿面淚花無春色。欲斷無腸懊刹人。相豈當初無苦日。誰知眼前紅黯慘。前世孽。今世事。嘅苦何從蓬鬢睡首。祇喚淚珠天。

記者曰。紫鵑與青萍，初已藁情開場，終已孽情收場。可謂至奇。至慘矣。

### 痛心疾首

嗚呼。噫嘻。余在世耶。余抑在陰世耶。余不知是人是鬼。若爲人。則爲何不食不饑。不眠不倦。若爲鬼。則爲何不覬。余夫。余子。余媳。余孫。余女。嗚呼。噫嘻。余憶之矣。某聞人言。爲鬼則無影。余試燭之。果有影。則余尤在人世也。嗚呼。噫嘻。余固未死耶。則余伶仃一人浮根飄萍。向何處依賴。余碩大苦矣。閻王乎。何不扯余去。圓滿我閻家之人。詎諸人可死。獨余不可死乎。廷兒乎。汝在日萬事多順余。獨今日余與汝羣汝不導余去乎。念年孝心。功虧一簣。汝不斟酌耶。余知之。汝必樂而忘余。嗚呼。噫嘻。然不知余之痛也。廷兒

。廷兒 汝爸安乎 汝貞姊安乎 汝桂姊安乎。汝新妹安乎。汝妻月  
寶安乎。汝子巧官安乎。汝自安乎。然者諸人冷暖饑飽。各能自識。  
惟巧官襁褓無知。汝夫妻倆須善護也。余忘矣。余忘矣。巧官又有祖  
父護。連城之寶。護人極多。巧官可左右無慮矣。然諸人獨護巧官。  
竟不護余耶。雖然巧官年稚。理因人護。然余伶仃一人。豈不該人護  
耶。致使在陽間受人欺侮乎。嗚呼。我最親愛最歡喜的。余夫。余子  
。余媳。余孫。余女。誰若愛余者。快導。汝儕居一處。嗚呼。惡辰快  
竟不愛余而不偕余去乎。然余萬不能留於此地。冥居雖杳。然不難尋  
到。脫余果作不速之客而來者。抑畏汝儕再驅余回乎。嗚呼噫嘻。余  
心決。余志堅。余今夜必自斷命。與家人遂樂冥冥中。嗚呼。惡辰快  
不光降耶。嗟嗟。芙蓉那膏。煙奴覩汝。笑顏逐開。惟余覩汝。面色

慘淡。豈汝斷余命之利器乎。如此余服爾尋余夫。余子。余媳。余孫。余女。去矣。

路傍枯骨。仁者憐之。門內哭聲。行人變色。則陳氏連殤八命。斬嗣  
截後。雖鐵石心肝。亦爲之灑長沙淚也。仲氏者。即仲廷耀之家庭也。  
廷耀原籍山陰。自乃父徙居蕪湖。已有年矣。父名佚。設帳爲生。  
家道中平。娶妻沈氏。育一龍。三鳳。廷耀雁次居中。長姊字淑貞。  
許于錢姓。次姊字桂芬。配于趙氏。妹字新芬。字于榮氏。廷耀業綢  
商。出息頗肥。手頭寬鬆。故早娶陳月寶爲室。陳月寶美而賢。玉人  
一對。密意情篤。月寶從廷耀年餘。舉一雄。閻家大慶。秋七月巧官  
生時。閻家大慶。兩老含飴弄孫。尤覺高興十倍。喜歡之容。綴滿百  
揀之臉。世人爲祖父母者。大概俱如是樂也。無何巧官已三歲矣。一

日廷耀在店觸邪猝斃。人來前度。苦鬧今倒。報耗人至矣。月寶聞此青天霹靂。驀然倒地。不哭亦不言。蓋昏厥去矣。兩老聞此噩音。魂魄俱消。哭聲嘈雜。手足錯亂。無處設置。至巧官若亦知其父死者。竇搖車狠筋大號。光明之室。一剎那幻成陰森之房。天昏地黑。牆壁悽慘。此時仲氏家庭之痛景。惜記者筆拙。不能描摹其萬一憾事耳。仲氏既闔至如此。四憐咸來探訊。見月寶厥臥地上。即以薑湯米仁灌之。始漸漸蘇甦。鄰媼某。幹事頗能。旣見伊家無人把握。乃好義爲之調解。一面倩人報知仲氏三姑。一面扶慰斷腸人。無何三姑不約徐至。含淚而進。哽咽而來。比至知事已如此。故先慰兩老。轉慰月寶。一面往收屍歸。苦帆飽載遊魂歸。血雨噴來紅駞。慘柩至家。人大哀。然月寶更覺悽愴。君山之涕院籍之哀。唐衢之慟。一時并集。

青梅含酸。白淚藏紅。火棗之樹。炙甚其哀。普天下當陪一哭。塚中斷魂。室內愁嫠。巫猿爲之泣。杜鵑爲之悲。萬千苦景。都盡歸月寶身上。月寶懷夫心切。成癡病矣。時而泣。時而喜。時而歌。時而眠。絲鬢鬢髮。玉容憔悴。渺渺茫茫。不知不覺。萬事若無。惟留乃夫於心。而竟一秒不忘。見男子輒抱呼廷耀我夫。癡魂顛倒。不成體統。兩老既悲亡兒復哀癡媳。鬢髻模糊。拋滿淚膏。嗚呼。慘矣。然巧官自乃母發癡後。撫育無人。雖雇一乳娘爲之袒護。然兒性戀母。不願飲乳娘之乳。撲撲討于娘。不知娘已成癡。全不顧及。巧官無辜瞎受無形之影響。數日以來。躊躇如燕瘦。再逗幾天。小命嗚呼。雪中送炭。錦上添花。兩老痛上加痛。觸眼得子殞孫亡。幹擢根截。嗣鹹無望。晚景險霍。劇痛無可言狀。然巧官死。其娘反不悲。蓋人

既癡。何所爲悲也。月寶癡天癡地。飲食起居。失其常序。一病上床。既拒苦口之藥。復舍甜腸之湯。如此病深病危。次序香消玉碎。血淚泥人。兩老際此。如上斷頭之臺。悔恨當時腸盡斷。而今欲斷更無可。赤眶滴盡腸憐血。此地空餘雙癟瞳。仲佚。痛子。痛媳。痛孫。兩眼痛瞎矣。至於仲妻亦如醉如癲。飲食簡單。幸體質素固。故不至一時劇病。禍如絲長。連縫不斷。仲佚亦死矣。佚妻際此。無淚可哭。無聲可哀。即記者。亦無筆寫其悽慘。然三姑聞仲佚屍。咸捧亦顛倒痛哭。繭成空剩桑條恨。阿儂低唱奈何天。三姑悲母氏景況。太覺辛酸。未幾新芬鬱々死。次淑貞亦不樂死。再次桂芬亦傷心死。嗟嗟仲氏血統。死至殆盡。惟佚妻未曾死。然亦在風雨飄搖中。不知今日亦吞阿芙蓉死矣。或者造其室見其器皿什物。都黏盡血液淚膏。斑

爛奪目。令人不悲覩。蓋此即疊來痛死之慘跡也。人若觀此。目昏神蘇。欷歔不至。慨歎不至也。

### 血淚塚

暮靄蒼蒼。曙色靡靡。迴光返映荒蕪。作赭石色。毘連十畝。野莖堪憐。此何家之荒田耶。非也。義塚耳。塚上浮厝。骨甕。星密棋羅。某少隸首之技。難與一數也。斯時牧童。一泣于新厝。悽慘逼人。其牛繫於敗楊之頭。牛聞牧者泣。乃亦王王應也。遙聽之。不啻如奏國外粗樂也。牧童趙姓。雁次居。二故人咸呼其阿二也。阿二無怙無恃。殞兄殞姊。即伯叔弟妹。亦無也。惟有祖嫗。一依恤釐存命。阿二終日不能獲一飽。有隣人憐其苦。荐至章志葵家爲牛童。荏苒已六稔矣。阿二頗耐勞。故志葵甚器重之。昨年臘月。已將侍婢季貞。許伊矣。

季貞面白腰細。玲瓏可掌上舞。人錫之爲碗觀音。則其姣俏可鑒矣。故阿二喜不自禁。然季貞得阿二。亦戚戚慕也。蓋阿二。隆鼻廣額。肌白聲雄。有富翁相。季貞爲字此阿二。將來後福綿々也。倆倆愛情。深貫河山。我華雖大。恐難覓其再矣。一日季貞忽失蹤。志葵大疑。阿二亦爲之大窘。偵騎四出。人影杳杳。或云季貞別有所抱。故私奔也。志葵雖非大信其言。然不得不牽疑及此。至阿二之私忖。决不嫌季貞別有所抱也。然其故亦不能斷定如何。人言啧啧。都是捕風捉影之談。阿二默默仰首作問天之想。然其心中焦急。如災民之待食。如貓犬之索飼。巴不得季貞翩然而還也。

順流滾滾。水萍縠縠。一女屍絆苔不得進。作金魚之隱身。面部露于水面。已膨漲如彌勒之容。人不能識。打撈之。細相之。非他。即季

貞也。志葵聞報，偕阿二勘驗，果無訛也。乃阿二扶屍哭。哭甚哀。如老猿泣峽。如杜鵑泣枝。聞者。睹者。若非鐵製心腸。決亦陪灑可憐淚也。志葵際此。老大不忍。亦吊下無量哀悼淚。即拽阿二傍息。一面備棺瘞于義塚。嗚呼。季貞之死。至慘。季貞之死莫明。季貞之死不難明也。一日傍晚。季貞蒞石蛇濯手。日光難辨其砌。偶一不慎。失足墮水死也。人誹議其別有所抱。而私奔者。非罪過乎。嗟嗟。自季貞遭滅頂之慘後。阿二如失羣之雁。如驚散之鴦。悵悵耿耿。悒悒寡言。淚影如線索。蜿蜒於唇中。且日日新鮮若水晶。雖志葵憐其苦。百計安慰。然痛入心脾。毫無効也。且某於夕陽西下時。必縛牛哭於季貞之塚。非盡其暢。不息也。半年以來。季貞塚左塚右。青草爲紅。白楊變色。此何故耶。阿二之血淚也。

剪情

淡日籠牕。小鳥啁枝。駐足欄上。寒露惟乾。一女郎凭欄而泣。聲致  
悽然。翠髻蓬鬆。歷亂如鳥糞。衣襟袒揚。闌珊如狼籍。昔日霓裳宮娥。  
今日垢穢懶姑。有心歸落。無意整理。爲君薄情苦。殺阿儂。吁嗟乎。  
伊姑哉。癡人債事。自尋艱辛。早曙風深。獨不畏寒氣砭骨乎。嗟嗟。  
人到奈何天。安能計及身體哉。情苗恨葉。種自前生。少小多情。便  
非幸福。伊姑李氏亞傑。年方少艾。與鄰生錢希文善。希文年甫二九。  
適春心萌萌之時。然亦值亞傑情竇方開之際。情網絲黏。一觸即縛。  
由是柳梢月上。人約黃昏。陳倉暗渡。快爾一年。何如世事滄桑。  
人心倏更。得隴望蜀。薄情郎之慣技。朝秦暮楚。急色兒之常態。卿  
自有情。儂徧無情。以前恩懷。付之流水。嗟嗟。早知今日。何必當

初。想起伊往。好不傷心。亞傑此哭。爲自誤哭。爲希文哭。又爲普  
天下薄情郎哭。無端情海翻波。還說淚珠有價。伊倆情事。早已決絕。  
。鏡師作餅莽莽破。霍女斷髮倆倆全。一頁慘箋。足以剪情之鐵證。  
滿幅撒謊。悉是斬釘截鐵之句。亞傑哭後。復以剪情之書。而溫曰。  
亞傑女史芳鑒。曲陳者。「希」與汝之良緣。爲椿萱屏阻。早成明  
日黃花。「希」非無情。應恨月老。女史達人。當爲「希」諒。後茲  
以後。芳蹤非「希」涉。「希」蹤亦非姊涉。楚河漢界。各守疆域。闡  
教釋道。自修自業。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則瓜田李下。應避  
嫌疑。括言之。以前熱愛。譬如今日死。以後情冷。譬如昨日星。  
。窺破底蘊。萬事全修。且姊之貌。姊之才。有人戀。故不難得。  
如花如月之郎君。則何少緊緊於拙夫俗子哉。鵬飛冥冥。前程無

限。姊好自圖之。一言決斷。再圓來生。曲衷領佈。嚆矢先飛。  
嗣後姊若纏擾左右。則卅怪「希」憤發。以蠍惡手段相報也。姊牢  
銘之。是要。專頌後福無量。并候粧安。

瀏陽錢希文決斷書次

惡信在目。逆言在耳。痛定思痛。手足麻木不仁。亞傑痛哭。聲尤悽  
慘。音振山岳。聲達荒蒼。老猿爲之悲。野鬼爲之哀。嗚呼。亞傑有  
情實可佩。希文薄情真可愛。爲亞傑叫不遇。更爲亞傑喚奈何矣。

家庭毒

春蘭秋菊。早晚不同。重文輕武。時世互異。方今歐風日熾。萬樣刷  
新。十年舊弊。永淪海角。世惡剝革。大快人心。由是萬惡家庭之積  
習病。亦付淘汰之列。昔日撼其不動之專制家庭。霍然廢於一旦。故

一般提倡解放者。見勝利到手。莫不高唱自由之神。解放之福也。

滬江下游。壞標閔行。上羣之首鎮也。該鎮民風質樸。新家庭未曾普及。故萬惡之專制家庭。依然如許。鎮民李澤民者。錢奴也。胸無墨緣。蠶如遼東之豕。際此歐風盛唱時代。伊仍抱蒼古主義。其對於自由解放等名詞不明何所取義。如是。伊之家庭。天然亦未改革。專制刻毒。是所不免。渠有女一。名碧梧。天生風姿。麗欹動人。且文學亦優。蓋已卒業於海上某女中矣。碧梧者新人物之健將也。佩自由之權。早私許字於某大學夏生鳳崗矣。此事本早可發表。闢思乃父腦筋陳腐。深恐掣肘。故遲遲而不言。蓋候機而容圖也。

佳音投來。笑顏逐開。惡耗送到。愁眉深鎖。一日碧梧聞乃父曰。言己允字於黃氏子矣。梧大憤曰。阿父懵懵死矣。兒早許字於夏生鳳崗。

矣。誰要汝多事耶。乃父聞此，勃然大怒，切齒罵曰：「賤貨！私綰箕帚。敗余門閥。急連批其頰。碧梧無法，祇得乘其擊。且知父頑不馴，亦不願與其辯。默思嗣後與鳳崗之姻事，必不諧矣。乃捧腹大痛，憤恨交集。如萬箭攢心，如沸水灌頭。碧梧受刺甚矣。是夜病書一箴。以貽鳳崗。然後吞金戒而死。明日鳳崗得書後，不哭且笑曰：「碧姑既不能綰絲蘿於今生，則何妨成鴛鴦於來世。碧姑爲余而死，則余亦可爲碧姑而死。」言次，用手槍自戕死。嗚呼！慘哉！追溯其始，澤民之罪惡也。澤民乎？汝心太忍矣。

作者曰。余亦受家庭毒之一人也。故草是篇時，不禁倍碧梧掬淚不少。想我國專制家庭之父母，其心肝必然已刮去。否者，決不使兒女臨此浩劫也。嗚呼！夫復奚言哉。

廢婦怨

黃鸝休巢。白鷗倦遊。野老提醇而還。牧童牽牛而歸。紅日一輪。灑映西球。隱隱一線瞳光。模糊蒼荒。天水一色。難分兩家。大千景象。化作一團黑暗。白牆一角。爭鬪於迷離世界。巍然矗立。若戰勝狀。牆門二銅環鐵護。厥狀知爲大家。然司閨無人。亦不扣門。微掀兩扇。內藏凋零。此果爲何宅。已故畫家鄧振光之宅也。

鴛鴦簿上。錯注姓名。燕子樓中。久虛位陣。由來才子遭天妬。紅顏都命薄。上天註定。刲厄難逃。嗚乎。畫家鄧振光。玉貌才華。品亦端溫。天賦慧質。童時能文善畫。其畫尤常。故以畫家名。歲屆弱冠。結縭於崔寒影爲室。寒影爲某女中之高材生也。顰婆之臉。身材苗條。碧人一對。叟嫗咸慕。成婚匝年。真應才子遭天妬。振光果棄其

愛妻而僊遊矣。

杯酒尤溫。人事已非。袖香未透。衫淚成渠。一年前而爲新娘。一年後竟成嫠婦。聞者剖腸。言者嘔心。則在局之寒影。其何以堪乎。春光明媚。春景悠揚。入春而感春。懷春而哭春。嗟乎。寒影。汝非懷春而哭春耶。春宵一刻。價值千金。獨寒影懷春而不能成寐。孤衾單枕。眼底淒涼。愁腸九轉。熱血四飛。秋水一泓。不禁奪眶而出。和淚怨曰。天乎既生振。何生影。既生影。何生振。影振俱生。亦非不可。然何必逆緣於雙雙。緣亦非不可結。何必結逆緣。逆緣尤可。何必奪振而留影。既奪振。當奪影。影影相從。地下亦安。其世不譖白頭老。死後願成連理枝。嗟嗟。余命何舛。余福何薄。念年好夢。一場俱空。振郎。振郎。撇儂何如。儂非背汝而思春。亦非怨汝而懷春。

怨者是怨。怨郎福倅。怨儂命乖。嗚呼。怨哉。怨之甚矣。曉鷄三唱。  
。晨鐘四報。嫠婦崔寒影。一夜潑怨。至此力憊氣蘇。朦朧兩眼。遽遊  
華胥。而其謳語連呼。怨哉。怨之甚矣。怨怨——怨矣。

### 枯庵青燈

齊婦含冤。三年不雨。鄒衍下獄。六月飛霜。梟獍橫冤之事。竟復見  
於今日。鄧令不來。何能澈底一清。然而上帝在上。神靈左右。是非  
曲直。陰陽自有報訓。上帝神靈決不我欺也。

余者蘇省梁溪人。申姓名琪花。蟄此枯庵已三年矣。三年之中。受盡  
困苦。早聞鳥鳴。夜聽鬼愁。千塚萬枝爲鄰。一燈三尊爲侶。窮荒深  
鄉。枯庵尼稀。惟薄命人不避孤陋。借爲枝棲。嗟嗟。涼床孤衾五更  
寒冷。月有情照我帷。白水從今盟素志。黃金何處買芳年。花好無人愛

。興起杜宇悲。嗟嗟。如今不言寂寞。亦不言困苦。言倍余痛言增余愁。嗟嗟。余早死一日。即余早離一日苦海。脫余鶴壽龜齡。則余更苦矣。余命不至落薄。余之落薄。爲姑所害。嗚呼。惡姑含血憤人。噬余不潔。然余天亦不惻情度理。助紂爲虐。逼余至此。嗚呼。余夫汝現在醒乎。若醒則汝必懷余冤余矣。嗟嗟。余忘之矣。余兒增官。現在如何耶。嗚呼。增官汝無母已三年。日日滌衣問冷。誰人鞠育耶。執經問義。誰人留意耶。恐無痛癢之關。決無人鞠育留意。則增官苦矣。我最愛的增官。汝媽在此。汝知之乎。汝綦懷余乎。嗚呼。余焉憶余奔命之時。適增官上學未歸之時。則皆增官不見余。旣覓不得。則哭爲何如。痛至何如也。增官乎。汝抑知汝媽受汝婆汝父之冤枉。而爲庵尼。汝媽與汝之家無關係矣。汝媽與汝面。決無相晤之時。

嗚呼。痛感心肺。夫復奚言。已矣哉。

諸惡莫作。天理彰。損人名譽。陰隲有傷。則黃申氏誣媳不潔。豈非大傷陰隲耶。黃申氏者。即申琪花之姑也。黃申氏削額凹眼。口闊眉豎。尅夫之相也。雖云星相謠人。然黃申氏果早死其夫。尅夫之云。則大有神驗矣。黃申氏。祇生子一。即琪花之夫訪漁也。黃申氏爲人狠惡。長虐其媳。訪漁懦弱。畏母之凶。故任爾所之。且或助紂爲虐。以博其母歡欣。嗚呼。爲媳爲於黃申氏媳者。眞云三生不修。今世受蘖也。一日爲立夏節。鎮風演劇酬神。以祈五穀豐登也。一年一度。其興可知。是日大有萬人空巷之概。亭影响午。訪漁攝母一擴眼界。留琪花踞守門庭。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訪漁攝母去後。適琪花之表兄張鴻文。突如其来。翩然光臨。鴻文居於鄉。離鎮約

念里許。今日之來。有心擠興。無意探親。既至琪花家。琪花懸慙款待。滔滔詢家常事。無何。黃申氏。因不堪人擠。乃中道敗興歸。比至家。見鴻文與琪花面面坐。高談闊論。傾腸話。黃申氏。覩此早私心默怒。欲陷琪花。嗚呼。黃申氏。居心險矣。嗣鴻文去。適訪漁來。黃申氏。厲聲謂其子曰。琪花爲汝捐一烏木之頂。汝將來有得受用。蓋誚訪漁爲龜也。訪漁不知底蘊。瞠目不知云。乃黃申氏。大吼曰。汝妻偷漢。汝做龍公。豈此事不懂得耶。訪漁聆母言。不辯究竟。蘭相如興一腔之怒。局外人當同聲一歎。訪漁直撲琪花。擢其髻。拳足交加。琪花如在五里霧中。莫明其妙。且避且泣曰。夫乎。儂有何不到處。不妨先前聲明。然後用武。雖被擊死。亦不憾也。否者。不知梗概。死豈能合目耶。乃黃申氏斜刺倅笑曰。黃沙梅子難賣青。汝

之苟且事。予非盲人。故可見證。琪花聞姑言。顫聲曰。姑。黃氏有何苟且事。姑母捕風捉影。興此楚謠。黃申氏。忿然曰。惡貨。汝再裝腔做勢耶。汝之表兄。不先不後。我倆去後。伊悄然來。汝非私約借問。何有其巧。琪花雖力辯其非。然蠻理壓倒公理。雖有蘇秦張儀之舌。亦不能剖白。訪漁心猶預。聞母言。復撻琪花不已。並取一索。強琪花縊死。此時琪花遍體鱗傷。不堪其痛。膚創心慘。已失活人樂趣。故承認自縊。脫此擴獵之家庭。而登天堂。嗚呼。琪花危矣。然黃申氏恐鑿人命。出事不妥。乃勃然曰。誰要汝縊死耶。汝快離余家。以免辱沒我家門閥。我家無汝媳。汝亦可無此夫家。南山北海。任爾所之。至此。訪漁亦改變曰。汝快去。汝快去。否者。拽汝去。琪花無奈。含淚出。然其行時。不忍卒別。顧謂其夫曰。余去便去。後

莫悔余。再汝雖與余反。然增官爲汝所生。須存良心而護也。余去無善果。所此事是非曲直。昊天在上。必有明白之日。轉謂其姑曰。阿婆。汝何憎耶。汝驅余去。則操井曰者何人。晨昏侍奉者何人。夙興夜寐。以事一人。汝當計較之。汝忍心驅氏去。然氏不忍離汝而去。嗚呼。阿婆乎。言至此。舌首不能出。氣噎難回。哽咽一時。無何。縱聲大泣。慘悽萬千。然黃中氏。鐵心鐵腸。非特不感。反痛聲曰。誰要汝睡瞞。快離此。以免余眼怒。訪漁亦附聲催促曰。快滾。快滾。琪花知不可留。乃躊躇別此狠惡門庭。不還娘家。亦不投親戚。顧審琪花之意。雖事被姑夫虛匿。然大有恥見於人之概。如此戴風披月。渺渺茫茫。六神無主。足不應心。歷三晝夜。飽嘗旅行苦況。計去家已百餘里矣。至此。足艱再不能作一步。乃見庵投憩。繼就斬髮爲

尼。以截斷家庭之念。嗚呼。好鴛鴦翅拆淚流。普天下當同聲一哭。忍心害理之黃申氏。甯對琪花乎。甯對琪花家庭之人乎。嗣爲琪花生父方恢所知。雖偵騎四出。然倩影埋沒天涯。半不可得。雖與訪漁交涉。亦徒然。祇呼負負而已。

俗云。心不正。鬼來迷。誠哉。斯言也。一日。前申氏。中邪發夢譴。所言之句。果鬼替琪花中冤。昭雪者也。諺云。琪花之事。實爲杜撰爲歹媳之所在。亦言之鑿鑿。且喃喃必使家人具去偕歸。否者。鬼必捉汝一家而去訪漁聆此。畏汗淋漓。無何。黃申氏。蘇醒。訪漁告以故。其母咋舌不止。明日。訪漁雇舟。試從謹中指津。果晤琪花。然相見不能作一語之酬唱。兩相悽慘。四袖龍鍾。無何。琪花和淚謂訪漁曰。汝來偕余歸乎。然余青髮已斷。鐵證早鑄。薄命花不作回春之

想。待斃人豈望再生之夢。汝快離清靜之地。成我慧果。強項而言。其志難移。雖訪漁苦苦哀求。然琪花卒不允。繼訪漁求之愈堅。乃琪花忿忿然。効朱買臣潑水之故事。將盥盆之水潑於地。曰若潑水能收。則余隨汝去。否者。雖舌底生花。亦難惑我志向。乃訪漁激烈曰。汝果欲拆散我家耶。琪花曰。咎由汝儕起。清夜捫心。汝熟思之。究屬誰之過歟。早知今日之苦。何必當初之惡。余志早決。算余辜負汝儕也。請汝快去。乃訪漁無奈。跌足曰。已矣哉。踉蹌而歸。明日復鳩其丈方恢及黃中氏。增官而來。比至庵。見嚴闔虛掩。閨無一人。翻屋搜索。終不得琪花之蹤跡。日惟此枯庵。四環荒蒼無鄰居。借問無人。乃咸失意而歸。然琪花早稔明日必復來糾擾。故預隱身於森林密樹中。殆伊衆去後。復歸枯庵。一心向南無聲中討尋生活也。

## 可憐少年

雲間山秀。華亭水澄。靈氣所鍾。人物俊雅。然上天註定。才子命鳴。  
千刼不磨。若非淪落天涯。即是潦倒愁場。好事都乖。惹人哀痛。  
記者寫此可憐少年。慨歎不止。嗚呼。噫嘻。

可憐少年者。蓉姓字無聊。別署恨恨生。讀者諸君。耳其大號。亦知  
其必苦矣。無聊世籍本城。儒業纓傳。其父字夢園。清之貢生也。家  
道小裕。足能過度。故夢園以瀟灑度日。無聊呱呱墮地時。蘭馨繞室  
。珠霧彌空。髣髴神仙下風。伊父母得此麟趾。不啻武人之得文虎獎  
。文員之得嘉禾章。歡喜之狀。無可言喻。韶華忽忽。駒光豁豁。無聊已  
三足歲矣。頭角崢嶸。敏逾諸童。然無聊無兄姊弟妹。故父母目爲掌  
上珠。鞠育之周。無微不至。此時夢園試授方字。然無聊果敏於諸童。

呀呀日能識拾餘字。其父奇之無何八齡矣。早畢三家諸書。鄉黨  
人都尊爲神童。其時適肇洋學校時。乃夢園飭其投攷於高小校。果獲中  
不二年。已提早畢業矣。繼入中學。文學大進。考必名列前茅。諸  
師咸面嘉之。無聊戚戚榮。加倍自勵。明年其母薦簞。適無聊失恃  
後。悵悵廢學。飲恨而泣。苦淚泥人。日夜如是。面色漸瘦。夢園感  
諭曰。我兒孝心堪嘉。然身體亦宜愛重。我家惟汝一鷗。當體恤余意。  
即學業亦不可荒廢。蓋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我兒以余言爲然乎。  
無聊領首言是。乃痛母之外。窮治文學。庶幾不負老父之誥誠。明  
年。夢園續弦一妻。以坐內政。兼扶無聊。計亦良善。然不知普天下  
爲異母能珍愛前子者。有幾人哉。俗云隔重肚皮隔重生。不虛也。如此  
無聊異母來。無聊之命運。不言而喻。夢園之繼室鄒氏。貌美而心奸。

初迎來時。待無聊無忤處。後年餘。腹大如瓠。勢將臨盆呱呱墮地。果一雄也。嗚呼此兒出。則無聊之命運。更加險峻矣。鄒氏育此甯馨兒。如將軍之獲勝。耀武揚威。引爲希奇。但已兒若國器。視前子如濁物。苛虐之後。復在夢園前。些議其非。夢園慕妻室。併戀小子。所前妻恩懷。盡付東流。故憑一面之詞。時辰無聊。惟不忍將夏楚施加。鄒氏至此。尤爲未足。床頭嗚咽。百般翻弄。乃夢園信以爲真。忿極而撻。父子之間天良已割。無異知恩母慈恩。而恨於骨。然亦無可如何。祇恨生母早沒。以致徒受閑氣。想起生母在日。何等珍愛。何等寶護。處至今日。相衡之下。不堪回首。門角室隅。不知拋却幾許傷心之淚。星年冬。無聊已畢業於中學。其年爲拾有四歲。稚齡飽學。兒童中之觀見。將來前程。鵬飛冥冥。嗚呼。無聊。不幸凌雲有阻。

蓋其異母。慇懃夢園。使其棄學從商。以裕家道計。夢園聽信謗言。遂飭無聊習業衣肆。無聊堅叩上讀。不願營商。夢園猶預不能決。乃鄒氏決曰。我家非富。汝求學本可允汝所請。然求學之資非糜。何從措來。況汝年事非薄。株守家園。亦非久計。汝父命汝習業衣肆。將來興家立業。計亦良善。况衣肆非下流行業。何等清靜。何等高尚。且出息亦豐。真難得佳機也。汝母抗汝父之意。使老人家不安。快自收拾行囊。預備擇日進去。夢園聆鄒氏言。連稱良是。良是。無聊無法挽此砥柱。祇乘其設置。新歲已去。各業重張。無聊已在姑蘇某衣肆習業矣。肆主某。擁資頗多。故分號有四起。莫不大發。無聊居肆爲總號。各務所歸。事穢於其他分肆。不堪其累。憂形於色。肆主窺其大才。有用。遽擢爲司賬職。無聊至此。始破涕而笑。不知否運就在眼前矣。

總經理某甲。年事雖老。性尤崛強。頑固派也。聞無聊系學校中人時私語人曰。洋學校出身。優長惟囁。信口吹牛。實在毫無。實在毫無。察秋毫。質然以重任委託。將來受患不少。余儕可拭目觀也。事生於疏。禍起於微。某日晨。無聊披衣起。方欲整理銀箱。然箱門已虛掩。鑰簧已絞斷。檢查之。幸竊甚微。僅小角五拾餘角耳。然無聊職司所在。免不得耽憂着急。繼偵察之。影響全無。乃白於總經理。總經理默不作聲。私謂肆主曰。無聊。非誠實之輩。今日宣告賬箱失竊。雖失數至微。然不得不研究一下。照余推想。恐無聊自己作俑。反噬被竊。主謂云然乎。肆主曰。恐未必。蓋無聊此兒。年雖幼稚。識學過人。且作事亦誠實可靠。余試之熟矣。其事余度。果被人竊。兄母見咎於無聊身上。區區之數。余認悔氣可矣。惟嗣後囑其細細謹慎也。總經

理既不能蠱惑主心。愈恨無聊。越二月。賬箱又遭失竊。失數與前相等。不能破竊手。總經理不問情由。擅歎無聊職。以銷去眼釘。無聊無奈。捲被而歸。時在臘月念六。窮陰剝節。急景凋年。無聊抵家。夢園詫曰。年關已屆。汝有何假。能歸家。咄咄怪事。快語予來。無聊。哽咽將被歛情形告。夢園聞此。勃然大怒。亂下楚責。無聊求恕不得。棍痕遍體。血淚糊面。嗚呼。竊兒可殺。陷害無聊。如此地步。脫汝知之。汝心寒酸乎。無聊被夢園如是痛罰。則可以劃開此篇之賬。然鄒氏。乘水推船。從中挑撥。堅懲夢園驅逐。夢園甚怒之下。逆言順耳。果將無聊驅逐門外。無聊際此。目瞪口呆。心中所思。與腦中所想。忽天忽地。倏東倏西。全失其注意作用。如進夢鄉。如披麻藥。影影荒荒。身世已忘。無何。碧牕黑影。青天白月。乃始驚醒。身

在街心。廻憶已被父逐。乃縱聲大泣。雙門緊緊合。數叩不內應。須臾。夜愈邃。行人亦稀。無聊知父決。必不能挽回。乃含淚掉首行。或者曰。無聊此去。必投奔於親戚。不知無聊家本城親戚雖有。然無聊兼性鯁直。不願見求於人。故渺無往投之念。是夜。竟躲宿於城東之某枯廟。劍風砭骨。濃霜掠體。無聊寒凍無神氣。肌膚盡呈紫薑色。牙戰得得。腿顫瑟瑟。一不少息。遇境如此。不欲哭而哭。不傷心而傷心。則無聊哭至何地。與傷心至何地。記者。可以不述。閱者諸君。定能會意。惟其是夜舉動。不得不爲諸君一告。無聊既寒且餓。加以胸中憤懣。則兩眼決不能瞞睡去。思潮翻騰。澎湃一時。無非脫不出苦惱二字。短見之念。油然而興。大凡人之惱筋所想何物何事。必眼前若顯何物何事。此之謂思想作用也。則無聊腦筋存死心。則其

死後之狀況。眼前現形。心上揣摸淋漓至盡。人雖未死。髣髴見其母於陰世。相見之下其母驟然驚曰。我兒胡爲何來耶。無聊悽然不能成一聲。若倒其母懷裏而哭。其母亦哭。天昏地黑。房屋幾被哭搘。無何。其母撫其項曰。我兒。究有何傷心。以致如此悲泣。汝宣余聞。或者能解汝苦。乃無聊若含淚述曰。媽。一發此一字聲急淚急。咽喉急。三者相併。萬不能尋續。默默其有無限悲泣。不能道者。其母若出絲帕。爲之乾淚。並以口吻其額曰。兒耶。何如此傷耶。其母語時。若摩挲其腹。以平氣憤。乃無聊心稍霽。續曰。媽。強捨兒去後。兒從此次至發生懊惱事。如何如何。至。爸不以兒爲兒。從中緣故。異母鄒氏伎倆。兒處今日。哭訴無門。特自縊訪媽一訴苦衷。其母聞兒自縊死。若大慟曰。兒何出此下策。兒年方艾。將來爲我家振新不少。

。今遽爾早萎。良棟暴棄。可惜。可憐。嗚呼余與汝父。余與鄒氏。決不干休。言自此挺身而起。若向其父及鄒氏交涉然。無聊若尾隨行。思致此。忽若仍在衣肆。踞案握籌計帳然。忽若在學校溫習各課然。忽若向親戚作客然。形形色色。無限思量。無何。遐思稍定。振神起。曰。余非欲尋死耶。則何不實行耶。嗚呼。今日非臘月。念七日乎。則再有四日。又是一歲。而余命何劣。竟不能倖活四日。而多增一歲耶。苦命人已矣哉。腰帶在手。心馳陰世。無聊在此。半句鐘內。脫離。陽世。記者。不得不爲無聊憐。又不得恨鄒氏惡。磊落少年。空送軀。壳。甯不惜哉。嗚呼。上帝有靈。抑可挽回此磊落倜儻之子弟。烏可是。可不知也。無聊既將帶子明於小樑。引頸自縊矣。岌岌待斃之時。忽小樑劈拍一聲。猝然而斷。無聊墮落於地。帶亦不扣於頸。居然脫。

此厄難。奇哉。果上帝有靈。而救此磊落倜儻之少年耶。不然何有其巧。然無聊至此。亦嘻曰。薄命人。豈未盡陽間地獄。不能遽死耶。經此一幕。自殺之念。煙消雲散矣。然日後如何。不得不有遐思。茫茫塵海。歸路全無。倏一轉念。喃喃自語曰。否。余命非鑄在縊死耶。則明日何不付急流尋死耶。然投河死。非幽靜地不能圓我志。非急流中亦不能圓我志。熱鬧河邊。攔淺水灘。豈能行事耶。則如何是好。百思莫能得一策。無何。曰有之矣。何不假爲趁輪。待駛至急流中。潛身一躡。則再虞其不死耶。心志既決。坐待天明以行所欲。嗚呼。無聊死志何堅。初自縊。幸樑擢而解其危。則明日付汎浪急流中。有何物何人能解其危哉。如此無聊明日必死矣。嗚呼。某願上帝再設情外之救法。救此磊落倜儻之少年。上帝願乎。想上帝旣救之於前。必

再援之於後。如此。無聊或者再倖免於死。果真耶。抑否耶。不得而知。北闕既曙。東方乍魚肚白。漸次大明。紅日高升。街上嘵嘵。雜聲大作。乃無聊垂頭出此敝廟。饑腸雖作轆轤鳴。然死在眼前。都不想點此窮餓。一心一意。向浩浩中討尋生活。急匆匆氣荒荒。趕緊至輪埠矣。適駛至申江班。將撥機欲動。乃無聊模糊登於輪。爲買票員瞥見。囑其補票。無聊慨致伊四角。得蓬艙位。鶴立於傍。眼注於水。若身已在水中然。難言其如何景象。引擎煤足。葉子大癡。輪速於矢。無何。去松已念餘里矣。乘客咸擠在一處。談笑自若。惟無聊悄然一人。候機尋死。無何駛至三角水處。白浪滔滔。急淚泊泊。無聊急曰。葬身之地至矣。即踰身一躡。蓬蓬有聲。水花四濺。人乘浪而去。乘客回顧。衆譁曰。快救落河人。快救快救。然言者雖多。行者無一。適

一英水手在側。即攜救命圈。亦一跳去救。此時輪機亦戛然止。船上客咸注意於救者。救者果善泅水。運其平生之力。直向無聊搏攫。然驚濤頗烈。屢撲屢空。船上客覩此。咸試猜曰。恐落河人已氣絕矣。致最後救者運其慧術。將身一蹤。如鯉魚翻身。越踰四五尺。轉作劖斗。兩手翼張。果獲無聊足。拽在懷中。破浪而歸。然船上客覩此。鼓掌如雷。以表其奮勇獲勝也。而輪上伙役。即授伊竹篙。乃英水手抱篙而泳。簡省氣力不少。無何。抵輪上矣。衆客稱雄英水手不已。然英水手至此。氣已憊甚。濕衣在身。凝成薄冰。窓窣作聲。衆客急促之入機器間。烘衣安憩。然無聊滿腹是水。面白作死人色。口不能言。即手足亦不能動。則果死耶。惟心坎嘗有纖纖微溫耳。無聊殞臥船傍。衆議紛紛。咸對其呆看。忽一客在人叢中擠出獻策曰。使其殞

臥此處。非立欲送其命耶。如此莫水手白費一番赤力。可嘆也。否急將渠拽於機器間。盡褫其衣。因機器間火力大旺。決不致凍死。且以此人倒懸。使水從口出。則不難有挽回也。衆客同聲云然。乃照言而行也。約一句鐘後。水已略盡。人漸蘇甦。再進伊薑湯薄粥。始安然無恙。衆客咸窮詰其致死之緣。則無聊作周廟金人。鋗口不言。惟慨歎不至無何。輪已抵中矣。乃衆客紛紛去道。而無聊濕衣已干。亦踉蹌隨之而行。在路思索曰。此死亦不能圓我志。則我死命實未至也。然身處荆棘中。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既死不得。生亦不得。叫我左右爲人難。奈何奈何。况皮囊已不知去向。則流落此地。非欲使爲乞丐乎。且今日已臘月念七。不久百業停滯。若果流爲乞丐。亦無處向求。且思且行。忽一縷人自劈面而來。倉卒衝其肩。乃無聊猛顧。見一

下等鬻書子也。手擎數紙，喃喃求售。掠眼而去，無聊觸感曰。余何不効其業。謀一飽耶。且乘此年，作幾幅春聯。或可利市幾倍。亦未定也。志既堅，欲備器具。苦無資本。不得已。褫其皮褂抵押。以充資本也。嗚呼。堂堂中學畢業生。而流落作文丐。大可哀哉。然誰之罪歟。

苦海餘生

蒼松蔽日。濃柏遮空。一古寺隱現眼簾也。寺模碩碩。金尊洪偉。惟不利於香火。故無儲以修葺。數年以來。墮圯傾。頽落不堪。寺僧作鳥獸散。所存竟二名。互依度日。一僧年已至耋。龜紋其臉。銀絲其髮。然古蒼中有青年勁。步不恃杖。食不減碗。其晨起。必以園疏擔市易錢。以鼓腹也。一僧年事不惑。眉黑於漆。貌白於玉。溫文爾雅。

。有孺子相。非佛門弟子之客也。工楷書。善史記。恃奚氏之造。人代作刀筆吏。得酬資以延命也。伊僧。王姓名世昌。出俗已五載於茲矣。昔郡中廩生也。童齡釋褐。少負盛名。里姑咸樂與之。先娶一室柳絮才華。伉儷甚篤。何如天妬其豔。飭病魔挾其愛而去。世昌惋悼不可言狀。繼續弦一妻。貌與生姑峙。惟才較弱耳。然爲人亦溫靄可親。乃世昌將前妻之恩懷。移彼注茲矣。賦睢一年。舉一雄。世昌獲此麟趾。盛開湯餅會。賀者盈門。嗚呼。賀者去矣。吊者來矣。賀者。吊者。令人不暇兼及。嗟嗟。昌妻產後症死矣。世昌苦眼淚紅。悲妻至甚。一團歡樂。溶成苦片萬牒。少年抱鰥。決非興家之計。由是。再招慈蘿於謝氏女。姑名雯晴。美而淫。結偶於次年。外遇俊郎一世昌不知覺也。一日。奸夫慾憇雯晴曰。若能將世昌謀斃。除此

眼釘。則余與汝可暢度金曉玉晝矣。雯晴一味淫慾。天良喪盡。節孝淪亡。射心之言。安得見擯。遂點首示應。嗚呼。余爲世昌憂。更爲世昌險矣。恨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忍哉。雯晴。竟下嗚啡於晨粥。進世昌飲。天憤惡人。事鑄不遂而白。適因世昌因宿食充腹。不能再下。無何粥冷矣。乃世昌餽犬食。犬飼後。即爲世昌替死。世昌目覩犬死至速。犬死至奇。且犬死至慘。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大雖獸類。然亦一性命。世昌際此。不覺灑幾點哀憐之淚。然其至死之源。大有研究之價值。然研究者。必諳得醫學。方能探得真相。世昌曾在躊躇之際。一友投刺謁訪。世昌急出而迎之。覲面曰。安琪君。汝來何巧也。汝來此事。即可入白。安琪詢以故。將犬死情形告。蓋安琪者。某醫院之配藥師也。嗣安琪覩死犬。使其老斲技術而檢驗之。

急截鐵曰。此大係食嗎啡而死也。世昌聞其言。信其僞。筭爾曰。君母欺余門外漢也。安琪從容曰。誰來誑汝。脫君不信。余召醫家中人。一證何如。如此世昌。方知其言不謬。乃心如小鹿撞。如鯉魚跳。面色幾易。彷徨萬狀。然恐安琪窺破。倖自鑽走。與安琪酬答。無何。安琪告別。世昌急詰。雲晴。伺故粥中有嗎啡。雲晴知事敗露。面赤如肺。艾艾支吾。世昌覩此知有變。即持菜刀恫嚇。迫其實供。否者立斷其頭。雲晴被迫。知難掩飾。求恕而實供。世昌大忿。急以繩束縛其四肢。蓋恐其逸走。一面投狀於縣署。無何。雲晴下於獄。縣長某。頗清澄。三鞠後。奸夫亦繩獲。互有絞斃。兩淫雙殃。大快人心。然世昌際此。前途渺茫。後顧難堪。想起伊往今日。不令腸斷心裂耶。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捨棄一切。拔俗超仙。從茲將田產盡助。

慈善機關。已願投入荒寺。作南無之生涯也。

比翼鳥

勞塵滾滾。只博青娥一笑之恩。長夜迢迢。更下白傅千行之淚。情之爲物大能傾國。小至亡家。亘古以來。爲情所顛倒。爲情所犧牲者。恒可沙數。車載難明。情禍之烈。遠過洪水猛獸。則如此利害。豈歷朝方今之人。或愚婦愚夫乎。不然潦倒情場。沉淪情場。聰明人十居七八。誠言能識不能忍也。總之一入情網。若非早省挺身振拔。則嗣後深淵之險。不難飽嘗也。旣未亂之。何妨棄之。兩相棄者。兩得保全。兩相戀者。兩增煩惱。此中得失。最是分明。談情者。曷注意乎。良言雖是。然入局者迷離惝恍。不能鎮定。倒行逆施。強售其情。不知情與情戰。必有一傷。或且兩敗。而俱傷人。若遇此。牲命霍矣。

嗚呼。陳恨影之死。蔡慕貞之死。非爲情戰而死乎。陳恨影者。方今之著名小說家也。才儲八斗。學富五車。辛亥年華。頭顱大好。倩倩翩翩。濁世佳公子也。恨影生自情種。稚年既已談情。嗣年漸長。然情緒亦俱與驅進也。其與蔡慕貞抵死纏擾。其情離奇。其形複雜。言與人聞。不幾稱怪。蓋蔡慕貞者。某中校之國文教員也。胸藏六朝之文。心含四子之才。故里人多尊爲不櫛進士。慕貞花信年強。姿豔金凋。略施脂粉。宛如仙闕姮娥。其夫高雛聲在街京柏靈某行爲大寫員。已三年不掉梓里矣。恨影之寓。與慕貞之家。前後巷居也。然恨影之文之名早爲慕貞知也。惟其形不知慕貞之名之才之貌。恨影全不知也。一日恨影之友。爲長子合親之期。飛柬招恨影襄理婚事。恨影易眩衣而去。比至帽絲鬢影。擠擠一堂。不知慕貞亦在是也。蓋慕貞與此

婚家。爲中表親也。見面不相識。恨刹隴頭人。恨影窺慕貞。心曠神怡。愛甚慕甚。至慕貞靚恨影。眉飛色舞。羨此憐甚。惜爾吾不相識。不能作一度之酬唱。無何結婚畢矣。共興洞房之樂。乃文人嚼字。粗夫舞手。新嫁娘幾被其纏擾死矣。一語多情。牽成好事。慕貞詞與衆雄談文曰。余說部最欽佩最歡喜者。爲陳恨影之著述也。恨影聞此不覺紅雲上涌。一起於雙頰。然因愧不願與其搭訕。故默不作聲。繼一賀客鼓掌捧腹曰。慕貞姊乎。汝佛前供花。可推詔媚中之健將。乃衆客聞語俱發一大桀。慕貞不解其意。而詢之。乃賀者曰。恨影君在是也。幸言其著作之佳。否者。非謂監僧罵禿乎。言次。挽恨影出。爲之介紹。此爲兩人第一度之聲歎。旣受第一度情絲之縛紮。嗣後交涉愈深。即恩愛愈深。恩愛愈深。即兩人死期預近。一場幻夢。同登荒

邱，何能得如此耶。

春風秋月。年之華也。日之榮也。人之樂也。今日爲中秋令節。團圓  
一月。高照天空。及時笙樂。豐音率爾。放過耶。騷人吟哦。俗夫狂酌。  
舉國若狂。不啻西歐人之遇聖誕節也。紅燭熊熊。黃香緩緩。禳上天  
國泰民安。五穀豐登也。金吾不禁。銀花火樹。六街如晝。游人如鯽。  
城之玄妙觀。點綴頗精。彩棚三里。高瀆雲霄。絹燈千盞。飄蕩殿  
前。檀養一鼎。絲竹聒耳。遊人處此。莫不目爲別有天地也。恨影酌  
酒吟哦已畢。躊躇向玄妙觀而來。適欲過橋而東。斜刺一麗娘來。倉  
卒衝其肩。恨影回首繹視之。麗娘急微啞曰。恨影君。別來無恙乎。  
麗娘非他。即慕貞也。恨影認是慕貞。歛怒改笑曰。蔡女士安好。慕  
貞亦云恨影君安好。繼曰。君向何處去。恨影曰。玄妙觀也。慕貞曰

。余亦然耳。乃並肩行。恨影曰。女士自令親家別來。未獲芳影一面。令余望穿秋水也。乃慕貞謙曰。蒲柳之貌。荒唐之才。承君厚意。掛懷。敬謝之餘。令我慚愧。余自別君以來。亦不獲君一面。心怏々不樂。今日得覩君顏。如連雨得覩青天。地爲之大快。恨影聞此綢繆話。口殼不能作答。心模糊然如飲孟婆之湯。不覺捉慕貞之玉腕。懇懃熱熱。堅執不釋。此時慕貞紅潮透頤。心坎蕩漾。如囚徒被判死刑。

唇翕不能作一聲。秋波盼倩。目示恨影。毋作小人態。恨影得此當頭一霹。即釋手忸怩不能進。乃慕貞低聲曰。君善情。體惑哉。惜相逢太遲耳。娓娓行來。已抵玄妙之觀。妖娘成隊。蕩子爲排。梟聲獵叫。煩囂不堪。則此一對涵幽養氣之人。安能擣與推波助瀾耶。然欲覓幽邃之處。堅不可得。繼叩於小沙彌。飭其導之往。盤廊數迴。至一

處。果爲別有天地。真云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也。小僧伶俐。以佳果清茗餉遊賓。博得賞銀而去。乃恨慕二人。大開恩情之會。當頭豪魄。下界情魂。脫爲純祖觀此。當不羨神仙願璞人。一言爲奸。萬恨齊攢。恨影有觸謂慕貞曰。余雖愛卿。實不敢誤卿。蓋羅敷自有夫。使君自有婦也。今生因果成鐵證。來日休想蜜月期。言次淚水奪眶而出。慕貞不覺倍灑同情之淚。復哽咽曰。碧翁可惡。誤牽姻絲。然今世雖大錯早鑄。則何妨結草來生。君母苦。余亦可母苦。今日恩懷。蜜月難圓。譬如不識於此。則萬恨齊消。然余之感君愛君。都深印腦海心肺。以君爲肚內鴛鴦可也。言雖清坦。心實悒怏。淚從苦生。泊々迷迷。貫珠而出。幸自鎮定。出綢帕拭之。繼復向恨影拭也。恨影受此熱摯。不覺破涕而笑。夏開茗戰。久之又久之。夜闌矣。人稀

矣。魚更已三躍矣。乃議旋歸。恨影倍至慕貞門第。恨影慘然曰。相別容易見時難。慕貞曰。無妨可道魚雁。以解相思之渴也。乃點首示應。繼慕貞撫恨影肩曰。君珍重。余去矣。乃恨影躊躇歸家。即就寢也。是茲以後。慕貞大感恨影。然恨影亦愛慕貞愈深矣。兩人多事忙。刹那更半生以來。恨影與慕貞交涉。及慕貞與恨影之慰問書。相積如山。不可勝數。此時伊倆之感情。逾於花燭之感情。如蜜糖。如膠漆。如鐵針觸鐵石。顛倒不可脫。嗚呼。生爲明教罪人。死爲情劫怨鬼。記者。無暇爲恨影嗟不遇。更爲慕貞嘆奈何矣。

無端相望忽天涯。別後心期各自知。東風催帆別君處。四方空勞杜牧癡。慕貞去矣。慕貞爲藁砧掣至柏靈去也。慕貞未去之前。殆留一箋。

至恨影。恨影披淚讀之。觀書面斑點點血和淚而作也。且字裏行間。  
多猿泣鶯啼之句。恨影得此別耗。愴痛至極。僵倒一時。明晚欲與慕  
貞謀一面。訴別苦。不得謁見。然亦不能孟浪進其家。祇徘徊門次而  
候之也。久之非但倩影杳然。即室內人亦別無一出。怪哉。人無恙耶。  
何故如此鎮靜。不難煩叩詢鄰家。鄰人訝然曰。葉家人。由今午起  
程。徙至柏靈居矣。乃恨影稱謝而去。悒怏返寓。神思恍惚。若落魄  
然。逾三日得紙裹一束。啓而視之影片。一詩箋數張。影中何人。即  
慕貞也。轉誦其書。類多安慰之語。至書次。註明於某處發出。盡未  
抵柏靈也。恨影得此影張。把玩不釋手。後鏤以紅木架。懸於文案之  
左。日必千覩。故胸中與夢鄉中。時時若慕貞繫肘左右也。然覩影後  
必浩歎如牛運氣。三月以來。因憂成癆。再複以著作之辛困。無何

病深矣。病不能起牀矣。膏肓之病。徒費盧扁之功。家人爲之醫。恨影知不可挽。鉗口不願飲苦口之藥。模糊旬日。乃離此顛倒世界。明日大揭於報曰。（著名小說家。陳恨影君。積癆成症。昨晚謝世矣。同文等不勝痛悼云云。）郵傳一紙。惡報萬里。慕貞讀報。悉恨影死。偷掬幾許傷心哀痛之淚。是夜寐後。明日日上三竿。仍不知起。乃雛聲推被促之起。則已香消玉沈矣。雛聲既駭且驚。然已無可如何。只備棺殮也。嗚呼慕貞之死。必痛恨影氣噬致死也。一場情夢。同歸於歿。在世不作連理枝。死後願成比翼鳥。兩人果如此慘酷。已哉。

青天恨

蕉牕一室。潔淨澄明。室非大暢。玲瓏三樣。內藏簡單。紙沙發二粧臺。一臥榻。單具耳。室之左右壁。各懸西畫兩幅。爲李超士手毫烘

雲托月 與寫真無異。粧臺之上 時粧美女一圖 跳跳欲下 曼陀之筆 描來極有功夫。圖橫款聯二 米顛狂草 如龍舞蛇行。孝胥墨寶果非凡品 聯之右懸照架一 大逾三尺。內中倩影 爲一俊生。祇攝半身。服西歐粧。領結飄飄有子都之風雅。容貌娟娟具阮籍之妍麗。此人為誰 即此室主人翁之未婚夫葉介眉也。此室之主人翁為十八姨花月英也。月英受家庭束縛 艋闔不出。其父花振國 清之舉子也。因夫人竇氏 竇進士之碩女。博六經 透四書 巾幘中之翹楚者也。滿門書香 故月英文墨 亦能雄人 瀚年以來 欒風日熾。月英雖深藏不知時勢。然報章上與小說上 獲見不少。積久心熟。屢向堂上提出三大件。以完慾望。一為出門求學。二為痛快裁決婚姻問題。三為自由行動。然兩老宿腦性成。對此少見多怪問題。非但不允。併

斥其妄。月英無奈。徒嗟奈何而已。或者曰。月英旣字介眉。則第二件痛快裁決婚姻問題。何所指義云哉。蓋有所不知也。記者代倆二剖白之。蓋介眉之父。與振國刎頸交。介眉拾齡時。即能顧目數行。振國奇而以月英字也。無何介眉年長。二九矣。此時雖欽佩自由女生。然月英品才堪誇。既因受家庭束縛。欠一新學識耳。小過不癡。故仍視月英爲最喜最樂之意中人。不嫌唐突。時光花家。巨大照片之贈。亦在此時。明夏卒業於某英專中學。旋議遊學倫敦。計決果去。光陰荏苒。幾易。介眉獲憑歸。滿腹新空氣。出口自由談。覘得宿孺舊女。如敝舄。如破簪。由此非特不滿意於月英。且不滿意於月英之家庭。該邊婚姻問題。遂成黎明之星。有影無影。雖振國提議數次。然介眉因礙於世交情面。倖爲敷衍。否者。宣告自由離婚矣。男大宜。

娶。女大宜嫁。舜聖早有明訓。安可强抗乎。月英問年已三七。早婚者已有阿母之頭銜矣。嗚呼。月明仍在風雨飄颻之中。毋怪其出決裂之言語。月英明達。雖介眉不悅於己。然月英頗能鑒原介眉。其深恨者堂上耳。蓋已知介眉不滿於己者。無他。必恨無新學識。嗚呼。儂之無新學識者。非自己之害。堂上之束縛耳。如此覲儂之婚姻擣擊。非受父母間接之毒耶。愛女者實誤女矣。嗚呼。儂休矣。介眉若迎儂去。則亦必不滿床頭人。儂命何如。儂命甚苦。吁嗟乎。夫復何言。

白日青天。一女郎枯坐淨室。憑牕掩面大泣。恨恨不休。女郎爲誰。即花月英也。其哭爲何。痛婚姻之茫茫也。其恨爲何。即恨堂上之束縛也。五夜杜鵑枝盡老。千年精衛海須乾。月英如此昌悲恨。嗣後豈保得長生耶。噫嘻。

桃花魂

今日何日。非植樹節耶。明日何日。非家祭節耶。樹爲生辰而榮。人爲吊日而哀。哀榮相差。玉尺難量。植樹節終。家祭節興。相隔寸光。景象大變。昨插柔柳。披藍衫。唱優陰之曲。向輕風前。覺口甜步穩。百歲具消。今攜淡醇。披白衣。咒傷春之賦。進窄岸邊。苦心痛眼惱。萬慮交錯。黃土一坯。斷墳三尺。此最足以令人傷心也。打恭作揖。奏哀焚蠶。以盡先聖之明訓。以慰先哲之靈魂。生者哀死。死者哀生。一年三百六十日。惟此一日爲陰陽哀憐之日也。

中餐已飽。午影略偏。晨之形雲。盡堆西山。彩日輪鞠躬跳出。笑與人面。若歡迎掃塋然。而一般掃塋客。莫不向老天行三鞠躬禮。以謝其熱誠者也。老嫗黃氏。左提錠屨。右持釀壺。後隨一拾齡兒。執餚

籃緊尾黃氏而進。須臾。目的地至矣。但見土饅三起。皆黃草彌縫。左有桃枝。一蕊黃瓣紅。如晚上之霞。鮮豔奪目。蒼荒之墓。增此佳景。真生色不少也。黃氏既其墓。劃燐寸。香燭具燃。繼出籩豆之餚。席地祭之。復飭兒叩首不已。氏亦檢衽數拜。嗣者嚶嚶而泣。惟不能辯其聲。不知作若何語。兒性仁慈。見乃母哭。亦和之俱哭。哭至燭殘香燼。始相罷。悽慘之聲。收此鬼涎。焚此白鑑。則斯土宣告暫別。待會於來歲矣。然黃氏。安憇率爾放過此良好發洩之辰光哉。乃復向墓左之桃樹哭。奇哉樹之爲物。無靈犀心。豈感得人意乎。且人之與樹。決無關係。則黃氏向之哭。其用意何在。抑黃氏有神筋病乎。此中玄妙。若非黃氏口吻中出者。則雖有子健之敏。恐斷難料到十分也。移時其哭有音雜焉。細辯之。其哀曰。桃樹。桃樹。汝今非九歲。

乎。汝之生日。非植樹乎生汝者。非黃夢玖乎。然夢玖爲生汝而犧牲性命也。恩人骨肉俱消。空餘荒塚一坯。然汝枝葉並茂。洋洋獻得意之色。汝如此驕熾。非吾夫夢玖之魂。移注於汝幹乎。嗟乎。桃樹。汝實破壞人家之罪魁也。哭至此。誓戛然止。乃收此祭缶。挈兒歸。途中乃兒問黃氏。曰媽。——吾爸——爲此桃樹而死乎。黃氏曰然。繼曰。汝今年非拾齡乎。然汝爸死。汝祇一歲耳。生汝之明年植樹節。余焉憶。袒汝偕汝爸爸至此掃墓。汝爸喜藝樹木。值此令節。親自荷鋤墾泥。栽此桃木。欣然逕家。不憶是夜汝爸竟觸邪瘵斃。後據師婆言。栽樹時中土魅而死也。余雖謊其言。然有此一點蛛絲。不得不開罪於桃樹矣。言竣。匆匆返。比至家。壁鐘已報五下矣。

嗚呼。世人咸諭酰能殺人。然不知鴉膏亦能殺人。酰之殺人。飲者固誠心自殺也。鴉膏殺人。吸者固無心被殺也。自殺被殺。孰重孰輕。相衡之下。鴉片之毒。勝於酰毒。鴉片之害。亦勝於洪水猛獸。世人不察。甜染不戒。黑海底深。不知今古以來。沉淪幾許男女怨魂。嗚呼。芙蓉那膏。催命之符也。傾家之賊也。可不戒哉。可不拒哉。

雲愁如夢。日瘦無光。一陣涼風。推來西北。庭前梧桐。夙侵醉葉。簌簌而脫。縱橫鋪滿地。成黃金世界。須臾鶴衣百結之中年婦。自矮屋出。手提筍簍。徐將梧葉操之於筐。貯藏既滿。力提不能動。數再。亦如是。詫曰。想兩肢非殘。則何故此輕飄之物。竟不能提携耶。噫。余何懦弱至如此耶。迴憶四五年前。窄袖蠻鞋。力齊勝於鬚眉。石米斛穀。尤撮鴻毛。雖無孟光之強。然有縕榮之勇。今焉相去大庾咫尺。

。如隔上甲百年。令人枯索莫能解。余知之矣。余知之矣。非爲阿芙蓉擢殘乎。嗚呼。爲此阿芙蓉。使我家破人亡。置余伶仃世界。磨此困頓歲月。然未亡人。刻雖支持得起。要知不久亦爲黑籍之怨鬼。余死怨誰。余死惟自怨耳。言次盈盈淚出。帕揩不已。有頃將梧葉幾起攜進。作爲燃料。然婦經此微微勞動。腰癱背輞。四肢麻木不仁。微臥破椅。氣噎不至。鋤田之農。運石之工。亦無如是勞腔。足見此婦之精神。完全被鴉片偷盡矣。婦安憩良久。時已酉牌。乃呼呻起。將半甌睡粥。釜煜而食。食竣少頃。烟癮至矣。涕水淋漓。吹噓不至。其婦自語曰。烟癮至矣。奈何。無已救濟。吸嘗膏灰。昨晚已敷衍完矣。況衣服飾物。質至如濯。且囊中無絲毫銀絲。如此烟膏不能購。癮亦不能充。自今而後。如何度日。非欲至余死地乎。言次。烟癮大

熾。坐立不寧。空嘔泛濫。頭暈欲倒。不啻如中絞腸之癥。無何癒愈急。心愈慌。不覺昏昏厥去矣。始至更鼓二躍。方漸漸復蘇。烟潮雖退。然神疲難堪。無奈傍枕微臥。希其快入睡鄉。庶免瑣瑣不舒。然竟萬不能也。靜聽漏滴。眼望天明。一夜五更如度五重關耳。金雞喔喔。玉兔東昇。六街三巷。早市方興。此婦可已下床矣。不知婦因昨夜烟荒。今日病矣。今日不能下床矣。聞渠嘆恨自嗟曰。掌珠。命何苦耶。想幼年時。非珍餚不下箸。非綢羅不穿身。呼媽喚婢。儼然宮娥身份。豈如今日菜根亦香。布衣亦好。除垢灑掃。亦自清躬其役。處在今日。尤非昔比。即衣食住亦逐漸不支。有朝愁暮慮之患。綠窗之苦。誰之罪歟。不得不引咎我夫西華也。蓋余母氏朱姓。爸永滄。營鹽商。擁資數拾萬。富聲遐邇。余無姊妹。故余父母目余爲掌上。

珠。余之名掌珠者。即此之謂也。余既生長紅樓。故于歸亦是雕樑華棟之家。夫氏謝姓。翁殿臣。三任震澤縣令。刮財不少。翁惟子一。名西華。即余之藁砧也。余夫仗椿蔭之福。閒浪無治事。翁姑糊塗。袒護不知束。養成習慣。格外放蕩。阿芙蓉之惡習。亦由此來也。余於歸之第三年。翁姑相繼而亡。乃余夫如溜轎之馬。腐敗不堪設想。余夫愛余姿首。伉儷甚篤。一榻橫陳。必倩余相伴。如是余夫之惡習。漸傳染致余。無何余亦上癮矣。雙槍對壘。咄々聲應。吞雲吐霧作樂一時。此中蘭晨蕙夜。那知今日凋唐闌珊。不拾稔。金礦吸空。殃及銅山。此時余稍警覺。然木已成舟。萬不能固戒。再復四五稔。適民國肇興。烟禁頒令頗嚴。來路既竭。價格飛漲。吸煙如吞金。非形容詞也。然余倆吸烟資格。亦與歲驅進。某日非半百烟資。不能度余倆。

鑿慾。余倆有如是漏卮。雖石崇之富。無鹽之財。亦不難完也。產既破盡。復以余之粧飾變錢。然杯水車薪。何濟於事。牽連二稔。吃盡質空。嗚呼。如是。西華因癮得病。病只三日。躡蹻而死。嗟嗟。西華之死。死在去年。余憶之矣。西華之得病日。亦在是月是日。則余今日得病。亦後日死乎。我夫西華乎。汝快領余去。余實萬不能活此蹭蹬世界。噫煙癮重來矣。余去如刀剗。余腹如服燎。余眼暈甚。所瞻房屋什具。皆作陀螺轉。掌珠至此。人事不省。又厥去矣。移時蘇來。口苦不能言。然心中頗清靜。默念曰。余呱呱墮地時。金璧輝煌。婢僕環擁。不知致死之時。棺槨賒人。悄無人來。溯本鑿源。受阿芙蓉之害也。不吸阿芙蓉。決不至如此景況。亦決不至眼前遽死。悔不當初。噬臍何及。夫腹奚言哉。

月照空庭。午櫟影徧。時在丑牌。掌珠厥去矣。無何香銷玉沈。明日鄰里爲之化棺。草草收殮。瘞於暴野。從茲黑籍海中。又多一怨魂矣。記者曰。掌珠死何等蕭條。與其生時判若二人。鴉片之害。果非淺鮮。況國家受間接影響。亦頗不少。記者。願望讀者士媛。犯此痼者。以此篇引爲當頭一棒。則斯好矣。

### 巫山夢

或云。有情人都成眷屬。是耶。非耶。惟余未之信也。縱觀世界有情者衆。惟聞好事都磨。果能解鵝鷺之縲。逐鴛鴦隊裏者。有幾人哉。有情人都成眷屬之說。可全信乎。

情苗根葉。帶自來生。便非幸福。呱呱墮地。即入情網。嗣後情慕重

重。幕幕慘劇。善情情死。此千古不易之公理。嗚呼。亦云哀哉。玉簫未奏卿作古。氣死當年杜牧之。陰成綠蘿。徒傷李白之懷。洞銷白雲。已絕漁郎之路。巫山早被雲封。阮郎空負長日。有怙人對此。當作若何感想。可質諸陳鐵沙可矣。一斛情緒。十丈怨氣。加之於蒲柳身質。得不召病乎。陳鐵沙病情矣。然陳鐵沙情病。何由來耶。噫。欲搜其根底乎。嗚呼。渠之事起。來歷頗奇。事亦至怪。其境遇亦至慘。道之者。聽之者。須備帖於前。庶免血淚泥面之虞。嗚呼。陳鐵沙者。天生情子也。惟渠之情。非如登徒子之濫施。用之於正當。專之於一。苟被其曠。雖萬刲千磨。不能銷其志向。詩云。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鐵沙其然也。欲道鐵沙之情病。由來。須先道其聲世梗概。井井有序。不致紊亂。陳鐵鐵沙者。儀徵人。早殤

恬。單槍匹馬。一家之中。除老母外。閨無第三。岑寂至甚。鐵沙家道甚肥。故於弱冠時。曾遊學巴黎劍橋大學數年。後獲憑歸。因母夫人風燭年勵。照料無人。故暫不獻身於社會。作株守家園計也。渠性奇特。人與議婚。必掉首而去。不知者嘗議其狂。然有情人別有懷抱也。渠之情人竇大芳者。普天下第一淪落女郎也。梨花命嗟。依人作嫁。然大芳系某鄉家之牧羊女也。噫。大芳爲女界中最低人格。則鐵沙眷其。先失鐵沙自己之人格。文人荒唐。空留笑柄。不然。英雄何論出身低。况大芳亦出自貴閨紅樓。因紅顏坎坷。沉淪天涯。操役雖賤。人實貴也。鶴立鷄羣。非俗婦凡女。可同日語也。鐵沙之愛大芳。非愛其嬾媚之姿。抑愛其纓紆旆旄之文章。士人之鍾情。決迥異小人之鍾情。專以面目爲主宰也。致大芳之身世。亦不得不考。大芳者。

。關東延安人也。伊父竇廷臣。部中大員也。爲人忠鯁。時斥奸慝。一般小人。唧之刺骨。日積月累。勢在必破。一旦怨發。衆奸羣攻廷臣。妄奏通同外侮。帝大怒。勅令滿門抄斬。廷臣無奈。飲詔伏罪。嗚呼。當此時代之慘酷哉。竇氏抄斬之日。惟老僕潛負大芳遠逸。庶免戮頸之慘。其餘父母伯叔哥姊。統殃市曹。大芳遭家難之年。正妙齡拾之餘七。僕旣負出虎口。然去向渺茫。乃與僕流爲棄人。跨江越海。無意中飄至一邨。此時僕力憊甚。且憔悴不復前形。乃共憩於村次之野廟。然大芳亦形銷骨立。懨懨欲死。回憶家難。如中彈於心。痛不可言。嗚咽不能轉。屢屢將噎死。幸有老僕爲之撫慰。始稍寬懷。嗟嗟。憩廟不三日。老僕猝然斃矣。大芳哭之哀。聲騰雲漢。音震山谷。而邨人來觀者衆。都非急公好義之徒。但袖手作壁上觀耳。邨有某老者。

心頗仁慈。聞有路斃。即憫慨來援。將僕屍收殮。頻盤詢大芳。大芳稟伊實在情形。老者亦爲之惋惜者再。乃招之家。役伊牧羊職。大芳至此。雖不樂其職。然亦感老者萬分矣。嗚呼。深閨高閣之宦家媛。竟降爲負筐刈草之牧羊女。能不令人嘔怨十斛乎。上天有眼。體恤恨姑。大芳荼蘼中。有鐵沙爲之憐惜。舒氣不少。然事屬陸離。非鬼使神差者何耶。一見傾倒。若非結緣於前生。試問何有其靈耶。鐵沙識大芳之時。如中瘋魔。其爲世界上竟有此巾幘豪傑。實屬難得。有情人不感者可耶。然鐵沙識大芳之情由。記者。不得不爲諸君一白。某日午斜。鐵沙無聊。跨駿出遊。鞭絲依影。蹄聲得得。其行陶陶。模糊中抵一邨。桃柳夾道。綠蔭遮空。旁鄰世外桃源。乃鐵沙小憩於河左。寬馬轡。帶韁於樹。馬覽草。如餓虎搏牛。大喂不已。鐵沙站其旁。樂玩清山落水。

。百觀不厭。贊慕不絕口。有去國忘鄉之概。苦呀一聲。出自左右。  
鐵沙奇而滿聽之。聲默默。屏息動靜。惟枝頭黃鶯。啞啞爲曲。鐵沙至  
此。旣疑且詫。必得其究竟。方能寬懷。乃信地察也。行數拾武。瞥一  
古屋。宏敞數百十間。決爲世家之居第。門外竹籬爲垣。雙扇洞張。  
眼線注處。籬內一女郎在也。坐石机而泣。膝下羣羊環繞。或戲或臥。  
行式不一。鐵沙異而潛至扉次。望女沮喪至極。淚珠如夏陣之雨。  
簌簌不間發。兩袖如侵潮。斑斑都淚痕。鐵沙俠腸柔心。不覺亦吊下  
幾滴可憐之淚。一陣模糊。輕造女郎傍。女郎突見鐵沙來。驚起正容  
曰。觀汝溫文爾雅之人。何佻健至如此。此地非公園總衙。隨人出入  
。快出去。毋怪余嗔。鐵沙經此當頭一棒。豁然悟。忸怩不能答。移  
時鎮神鞠躬曰。余散人。偶爾遊入貴村。孟浪驚動姑娘。姑娘有以恕

我。女郎聞此。隨口答曰。如此何妨。鐵沙窺此女舉動。異於常人。知爲滄海遺珠。必有身世不可告人者也。乃轉挑其來歷。女倅聾不知。聞。垂首不言。鐵沙怨其驕慢。即以名刺頭銜壓之。旣以名刺授女。女不知授。惟燕燕唸其刺上字曰。（陳鐵沙儀徵巴黎劍橋大學理化碩士）女讀此。撼其首曰。負此虛名。竊爲一嘆。君膺椿庭之資。斧得此欺人之名譽。已爲自足。君甯不愧死乎。儂旣爲君愧。儂不願授君名刺。增儂肉麻耳。嗚呼。十年寒窗一旦拋。賣盡癡獸度幾春。花街崎嶇行不得。猛省回頭是康莊。言次。翩然領羣羊進。全不留情於鐵沙。鐵沙懊喪不至。自認太覺冒失。反爲渠下視。休欺窮鄉抗隍女。廣有卓職遠見人。莫道濁世有此姑。再選雙々有焉無。嗚呼。余未嘗含恨女郎譏余。且感女郎不已。女郎之言。以陽面證之。猶類諷刺之。

言。若以陰面證之。竟爲知心之告。錦心繡口。激我孽海回頭。感卿爲我惜青春。激我凌雲去問津。我正彷徨多涕淚。茫茫前路更無人。已矣哉。憐才紅粉出塵世。舊有青衫淚千行。莫道巾幘無知色。要算知音第一人。憐姑勢已成鐵證。卿再却時我已癡。遊馬樂嘶。打斷癡魂。乃鐵沙戛然悟曰。嘻。芳蹤已非。再站此胡爲乎。乃出扉跨馬還。爲一情絲。無意甜遊。一路遐想。快爾抵家。鞍鐙既卸。牽馬於槽。諸瑣旣竣。已暮靄。蒼蒼矣。晚粱早熟。盤牙拓出。黃醇一杯。聊澆心愁。三傾大白。玉山倒矣。情魂一縷。退出軀壳。隨風飄入阿娜之房。軟語溫沈。口脂馨馥。而且錦被春色情何密。玉榻銷魂人焉癡。日有所思。夜有狂夢。鐵沙是夜情夢顛倒。爲普天下所無。惜記者愧乏江郎筆。不能代渠傾情一申。可嘆也。余書至此。當述大芳矣。

蓋大芳顧鐵沙後。臉上雖不介意。然心中早存依戀之念。無端情網翻成惡果。嗣後歷刦。相斷而來。昔人有詩云。「長生恨不補天公。手執紅梨夢焉空。」滾滾愛河沈弱羽。茫茫孽海少長虹。琴心綿渺徘徊裏。笛語悠揚往腹中。我亦一腔孤墳在。此生淪落與君同。眉史年來費撫摩。雙修雙摘竟如何。玉臺香雪都成恨。鐵甕金陵不忍過。紅紛人皆疑命薄。藍衫我亦患情多。新愁舊怨渾難說。落淚前尊定子歌。暨驗枕亞詩云。「幾回傷別復傷春。大海飄萍一葉身。已分燈孤心賞絕。無端忽遇解情人。」薄薄情絲纏左右。金刀雖快割亦難。已矣哉。儂今夜何耶。腦海中若深印日謁之郎。余知之矣。渠非謂情魔乎。嗚呼。余醒矣。懸崖知勒馬。原爲絕大聰明。隔水問牽牛。毋乃自尋煩惱。今年休矣。然口是心非既遏其情。復燃其情。不覺冥思曰。郎貌

如出水之芙蓉。鮮豔兩腮。郎體材合度。巾履爾雅。還有英武不羣之氣概。令人重慕。層層戀懷。情花怒放。蓮性雖馴。藕絲乃殺。束身自愛如大芳者。有幾人哉。而今亦爲情字蠱惑。願向愛河逆浪中討尋生活。驚濤十丈。慘雲一斛。加之於伶仃乞教之大芳身上。大芳能堪乎。飲水思源。截樹查根。不得不恨情字之可惡。向柔弱人挑釁是非。情以離之。禍以死之。摧踐不足。復加蹂躪。嗚呼。情之爲物。禍人大已哉。

促深情一脈。鑄印心坎。眼前無恙。好事難拋。昨日風流之樂。今日烏可禁得。駿騎心靈。在槽咆哮。前後蹄踢。若深知主翁之心地。亦促其早赴蘭臺之會。鐵沙嘻曰。爾駿如是蠢動。豈非亦樂願一行乎。如是余不得忤自己之慾念。亦不得逆驛驅之誠意。乃添香換巾。揚鞭

向故步而循。繙塵奔處。砂礫追隨於其後。眼見得青山綠水。轉眼曇花。須臾。情場至矣。鐵沙逡巡屏次。不敢貿然而進。竹籬窺娘。眼見麗姑無恙。依作昨日之態。莊嚴默坐。低首靜思。惟其柳葉倒掃。面色慘淡。若有無限淒涼。現於心頭。而形於面上。蘇武之境遇。太真之處世。一則以懼。一則以哀。心潮起伏。將花花世界。目逆爲黑暗地獄。淒涼之極。不覺絞出無數晃晃淚珠。如夏陣之雨。窸窣有聲。鐵沙覩此。心目爲暈。倉皇奔進。即引襟爲之乾淚。全不顧新衫之價值。而大芳經驚有人爲之乾淚。不覺猝然一驚。猛省之。視爲鐵沙。乃人蘇如綿。毛髮蔚然。記者。不敏。大芳如是態度。不知其爲之善。抑爲之悲。讀者諸君。可自度也。久之。又久之。大芳淚稍稍止。鐵沙撫拭亦漸漸定。一對癡人。雙雙翕唇。各各緘口。惟四目交

錯。如龍虎鬪。所此時倆倆之心地。惜記者不備愛克司光鏡。不能探彼心憶。以告諸君。尤其憾事也。少瞬。大芳微嘆不至。若深懷鐵沙之纏綿。乃鐵沙先下語曰。一見即傾心傾肺。若非前緣今果。則烏得如此。卿何忸怩自愧哉。要知今日相識。即來日之夫。言至此。覺太輕唇。故中斷戛然止。繼引目斜睨大芳。默祝其還我瓊音。須臾。大芳歎歎曰。薄命人已身入荆棘。再復以情障。前有汪汪孽海。後有巍巍絕嶺。進退不得。不欲籍余置死地乎。嗚呼。已矣哉。復指鐵沙曰。君何人斯。逼余不稍退讓。爾亦知情絲縷縷。一縛不可解乎。爾亦知情海茫茫。一沈而不能起乎。天下本無事。庸人自肇耳。君何不計較於前。斟酌於後。君休矣。君快醒矣。蒲柳之貌。蹭蹬之命。毋容惓惓在懷。快醒好夢。康莊在邇。一入情網。便非君福。亦非余

福。祈君熟思之。乃鐵沙答曰。三生何修。得見芳容。令我忘形。神思恍惚。正云。曾經滄然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卿縱能拒我毒我。我決不致淡漠思卿之念。撼山易。杓海亦易。惟絕卿之念。不易。金刀雖快。難割赤繩之結。玉屏雖闊。難障碧月之緣。連理枝花開前世。並頭蓮結果今生。卿母忤天命。錯此紅星。卿自問之。乃大芳沈靜曰。羽絮餘生。業已墮落。今焉何日。再邀人憐。蒼蒼者天。弄余太甚。然紅顏命薄。第恐不能成好事於日後。南柯一場。剩恨千年。如此余何苦耶。然者君抵死傾望。癡心於余。噫余亦不忍逆君之念。以違背人道主義。嗚呼。已矣哉。鐵君乎。余心已亂。余魂已飛。余之六魄。余被君攝去。余模糊矣。聽君擺佈余也。言次。顫動不已。乃鐵沙欣慰曰。如此。卿春宵秋夜。期在近矣。言至此。內屋步履聲。

橐橐自遠來。乃大芳促鐵沙出。以逃人揶揄。鐵沙遵芳囑。即掠躡出。  
跨騎而還。鐵沙既識大芳。百感俱消。如乞丐之得金窖。如漁父之得  
珠源。喜溢眉宇。笑顏遂開。春風滿面。洋洋獻得意之色。若一身之  
遇。字典中一無憂字。趾高氣揚。跳跳欲儻。幻夢之中。不知添幾許  
笑柄。噫嘻。情之迷人如此。禍不大哉。近橋遠嵐。密林深邨。下有  
九曲之短港。上爲雙頭之長柳。颶颶風來。水獻皺紋。刮孤次疊。成  
良好之圖案畫。而柳作龍舞狀。蕩然徐漾。作美態之輾轉操。天然景地。  
不啻桃源世外。令人百觀不厭。再複以情姑寄邸在也。尤足使人徘徊  
不忍去。嗚呼。余自識大芳以來。此地認爲咽喉要路。天天必當光顧。  
不然有耿耿難安之慨。噫大芳愛卿乎。我與汝如膠如漆。力不能拆  
。力不能斬。纖纖情繩。堅堅絲蘿。美哉。一旦芙蓉出匣。標梅而去。

燕子樓中。琵琶亭下。不知添幾許怡心寬衷之樂耶。舉案畫眉。臨鏡點唇。亦有無限深情密意。其樂陶陶。其情惓惓。得室如卿。余一身無憾矣。言次。忍俊不禁。嘆昧而笑。然大芳冷不介懷。岸然曰。覲君外表。如休僊老禪。沉默婉人。不知好嚼舌乃爾。君母未雨而綢繆。要知罡風天外。不難飛來。留得三分笑。倖免一場哭。兩語君可爲座右之銘。余非鴉口冲吉。惹人心惑。蓋君對於此舉爲美滿至極。然余非特目爲平常。抑且爲憾事也。噫余爲刼後餘生。命薄如余。舉國無朋。死槁之灰。豈期復燃。今君欲余配。非逆君乎。唉乎。自恨不足。再欲恨人。自誤不足。再欲誤人。余罪狠矣。前世造下何孽。今生償罰不清。苦念及此。轉不若早歸泉下。一瞑不視。黃木青山。紅顏白骨。同歸於盡。已免在人世間。怨苦顛連也。鐵君乎。余言汝。

聞乎。余非憎君，實自嗟身世耳。鐵沙曰：卿母悲。余爲薄命花之護符。決不使颶風擊零也。如此數閱月。鐵沙日必與大芳晤。除暴風慘雨外。無日間之恩愛之進步。興曰齊驅並駕。無屑漏。無輿論。可爲普天下相親相愛第一熱摯之未婚妻。榜樣也。一日鐵沙掃興來。面白色淡。隱隱苦意。現於眉宇。謁大芳。黯然欲涕。大芳驚見。驚慌幾半。繼鎮神促詢曰。君今受何種感觸。蹉跎至如此耶。快語余來。然鐵沙祇撼首不已。終不一解其隱。雖促其總不語。大芳屢命。大芳乃怒噪曰。君與余絕耶。否者何故冷余至此。乃鉄沙泣曰。余何嘗冷卿。卿不知余之所苦。達於極點。嗚呼。余之苦。苦逼於心。如飲萬仞。不能言其痛。余之所苦。不能與人道。致於卿面。更不能與卿道。與卿道。卿必受連累之痛苦然。卿詢之甚強。則余不能忌口。不與卿。

道矣。嗚呼。大芳乎。余母單生余一珍。余如掌珠。余年雖如大  
然。余母對余冷暖飢飽。儼如孩提之護。無微不周。執此已觀。可見余  
母懇余至甚。而余母計余年齡已碩。屢欲提婚了願。終因余非耦。而  
阻。乃堂上早存強婚之想。不料昨日倩冰人承應。黃雪霏來門矣。來  
月之望。即行雁幣之日。此昨日。余歸。余母爲余道也。余耳此。憎  
母孤貿。然不能呶呶責其非。使局外人譏余不謹。且余不忍反堂上之  
意。致其不安。設身維谷。進退兩難。嗟乎。余愛卿。願割天良以殉  
情義。決不將余母仍認之媳。而我爲妻也。設後萬不能解垓。願以身  
相碰。嗚呼。正應卿云。天外罡風。不難非來。空言成事實。余苦矣。  
。卿不更苦耶。言次淚珠連貫而出。簌簌有聲。大芳亦同聲一哭。楚  
囚對泣。情實可憐。移時。大芳忽止泣。正容曰。君大舛。君勝舛。

蓋君母既爲君擇偶。君何不將計就計。圓滿好事。來日方長。廣夜陵春。檀板華燭。柔情夜永。秋歡早達。天下之佳話。無再逾此者。君何故拒耶。嗚呼。君不從康莊而去。反趨孤島而來。君誤矣。君大誤矣。余墮溷之泥花向日無榮。不足以媚人。君何癡於我耶。苟君不我絕。我願絕卿。玉汝關雎。脫我情籍。余幸甚。君幸甚。黃雪霏亦幸甚。一舉三益。非云善乎。然不悉君意能以其爲善也。鐵沙話此一席言。泣稍止。隨口答曰。卿絕我耶。卿竟絕我耶。然余之惜卿憐卿。早成萬刼千磨不遣之鐵案。雖卿能硬此絕我之念。余實不能忍心絕卿之好。脫卿以絕我之心。果不能倖免。則余願以身相碰。君子一言。駟馬難追。言次。復哭不已。悽慟動人。杜宇和鳴。山鬼共泣。大芳爲渠感。亦和之淚。嚶嚶越嶺。嗚嗚透霄。將青白世界。哭至昏黯無

光無端惡果翻波。還說淚珠有價。情癡至如此者。舉世罕見也。日落西山。遊鳥倦歸。一抹回映。慘射伊側之面。呈豬肺之色。頽傷至極。此時大芳已止泣。推鐵沙曰。君母泣矣。天色已暮。余內歸不能待君左右。君快去。毋遑連。一箇情絲亂結。可俟翌會梳嘶一聲。珍重。爾我兩開。此番離別成真果。若問團圓是再生。自古豔福休非易。空留巫山夢一場。玉肌紅顏早遭殞。紙馬靈前哭卿卿。情天顛倒鴛鴦刲。埋骨成灰恨未灰。嗚呼。大芳因鐵沙纏繞。截其癡念。償被好事。淘我罪戾。卒以死了此孽債。其遇苦。其志未必不苦。然渠死何死耶。服燐寸而死也。噫嘻。哀哉。唯致死之先。無甚遺響。無甚聒述。惟作書二。以一貽其東。以一貽鐵沙。曲衷酸意。盡在尺楮鯉依。詞措纏綿悱惻。蘸淚研血而作也。點點斑々。琳琅觸目。讀之者。

必三歎三哭也

野寺晨鐘。鷄鳴不已。治田之夫。司畜之童。早懇應盡之職。奔走於阡隴密草之間。治其所事。際此時光。村人對此。已爲晏矣。苟市人對此。目爲安憩佳光。此職務上之關係。無足詫也。然大芳司牧羊職。負筐刈草。開栖餽料。尤宜先起。則竿頭日上之時。仍留連香衾安樂。不免主人家誹議。移時仍闌無動靜。乃主母排闥呼促。數吼不應。推之亦不醒。力振其榻。又不知覺。異而撥其被。早已香泊玉沉。冰肌寒冷矣。乃主母大駭。奔告室人。衆聞報。蠭擁入其室。見係服縛寸自殺。咸孤疑也。主翁亦莫明其故。呆立發怔。默不作聲。繼衆人搜其身畔。乳房之傍。突有一物。土饅以起。乃主母探手其處。得一密孔。剖之有二函藏。琬華小楷。筆刀雖工。然含有慘淡氣。書外

一標恩公老爺鈞嚴字樣。而一標鐵沙先生安啓字樣。衆人既得二書。咸知個中消息。即其致死之絲。故衆人急於拆讀。先剖貽主翁之一封。其書云。

光甫恩公大人座左。敬肅者。婢命薄於花年方莖越。即遭顛沛。流所羈魄貴村。幸得恩公見憐。助婢衣食住三者。生我者父母也。離失活我者恩公也。不期中道棄我恩公而天。不能報盛德於點點。婢罪大矣。婢罪不可逭矣。然婢之死。亦出於驃突。又出於萬不得已也。不欲死而逼我死。非命宮磨歟者何耶。婢之致死之源。不與恩公道者可。若爲恩公道。恩公必色變眦裂。盡泯其憐。婢苦婢之心。而鄙婢恨婢曰。若是死已晚矣。婢不能禁恩公之不恨婢。蓋恩公能恨婢。即愛婢。恨婢愈深。即愛婢愈深也。呼乎。恩公

乎。婢非齊女，專媚鬚眉，不顧慚愧，惟自知高閣出身。決不如蕩婦之行腔，以失我清白之身格。致於鐵沙之糾纏。婢自亦不知也。現爲鐵沙死者，一則以截渠癡念，使渠不爲婢而就擋日後鵬程。一者完其正當絲蘿。使不致驚驚硬折。一則表我清白之心。而還我干淨之名譽爲此三者。即婢致死之由來也。婢死咎誰。自咎也。婢死怨誰。自怨也。所鐵沙何人斯。明日亭午略徧之時。候之屢次即得。有服歐美粧。跨驛駟。相貌一表。舉動溫爾。徘徊而不敢進我門者。即鐵沙那人也。外緘一道。乞交渠。則恩感於地下。冥冥中施報不磨。身後所許。何妨請教於鐵沙君。恩公可不必固却也。臨草惶悽。不盡依依。叩頸齡算鶴壽。五世其昌。

婢  
大芳檢衽望夜絕書

嚙血作字。鏤心成文。滿幅淚膏。駢成一張絕命之書。閱之者。咸爲之驚倒。勵志篤心。一身乾淨。未染點污。雖涉非分之譏。要異懷春之女。發乎情。止乎禮義。感以心。不以形迹。還珠有淚。贈珮無心。其癡情可憐。其毅力足嘉。莫道芙蓉薄命花。普天下管同聲一哭。嗚呼。大芳既沒。乃東懊傷之餘。延羽士持誦。爲洗死者之生藁也。繼備棺瘞穴耳。

鐘報二下。亭影要徧。鐵沙困書齋。偃促不自安。雖設身藝府。然心馳幽臺。一縷系懷。翻波不已。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乃躍然起。揚鞭向故步來。轉眼間目的地至矣。玉人無恙。何故倩影不留。然不能輕詣其寓。一探其究竟。桂府可登。獨少吳剛之斧。蓬瀛在望。誰助王勃之帆。相違禁門三扇。如隔深山萬重。徘徊左右。彳亍東南。

一心美人。不暇兼顧其他。不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也。鐵沙徘徊行蹤。早有人暗中留意。偵者何人歟。光甫也。光甫旣校鐵沙之行蹤。及束裝與大芳貽書所述無訛。乃親躬其前曰。客非鐵沙君乎。鐵沙驚其知而答曰。然者。老丈何故諗予之名耶。乃光甫曰。正是則君休矣。君之所愛。非大芳乎。然玉人早已鶴化西歸。君何故再遲遲憮憮耶。鐵沙。驀聞噩耗。悽愴可從。淚如綆靡。嗟乎。鐵沙痛矣。鐵沙更痛矣。光甫亦引起其痛。苦淚兩行。含酸四目。鼻辣心刺。并人世間無盡之歡娛。亦不能償此時兩人一刻之痛苦。淚潮有信。若相候於兩眶間。欲強自遏制。而霎時。推波助瀾。不知不覺間。已泛濫於目眶之外。良久光甫嘆息謂鐵沙曰。渠之致命之由。服燐寸而殺也。人去書留。白簡一箴。貽君左右。言次。自袖探出。遞與鐵沙。鐵沙接

而剖讀。嗚咽唸曰。

書至鐵沙愛郎左右。愛郎汝披殘簡。便知消息不祥的了。因爲信中斑斑點點。都是我的淚痕。唉。……我最親愛最熱摯的愛郎耶。我與你永別了。儂歸上天。君駐人間。一曹撒手。百事全休。所有未料之情債。未締之孽緣。後世方長。或者能結並頭之蓮。鴛鴦其鳥。先植後獲。君可信也。嗚呼。余之死。決大有人爲余惜。惜者反增儂不樂。因爲儂之死。是自殺的。非被殺的。是志願。所因。則有何哀惜之價值。愛郎耶。汝爲儂惜乎。抑爲儂幸乎。苟爲儂惜。儂噬汝爲債。苟爲儂幸。儂咤汝卓識。嗚呼。噫嘻。然者余決君必爲儂惜。則君爲何不自量而自苦耶。一髮千鈞。余觀君有所苦耶。君吃的是珍餚。臥的是綿榻。伴的是麗姝。

人間福份。被君享盡。則苦自何來耶。若爲余苦而苦者。則君大誤矣。因儂一身無佳處。何勞錦懷不自安。屏去春風秋月之景。徧向汪洋苦海中來。君太狂矣。故儂死後。第一要求。願君毋以儂爲苦爲懷。庶可滅儂罪孽。輕儂罪戾。第二要求。願君早赴紅鸞之會。則儂在地下亦安。况儂之死。犧牲君之婚姻而死也。君明此理。儂可毋喋喋矣。第三要求。願君故步自封。矢身自勵。家庭之樂。其樂陶陶。君可試嘗之。方知津味不辣也。此三者要約。若君不抗儂意。即君不磨愛儂之念。余書此致。苦筆力脆弱。萬不能再續。還事非儂涉。儂可不徵余力而書也。別矣。別矣。嗚呼。永別矣。鐵君愛郎呀。儂祝汝歲與日月長。儂祝汝福與天地共。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都放彌勒容。

大芳絕筆擎次

斷腸遺字。癡付白翁。薄命餘生。痛埋黃土。鐵沙讀此書後。追思日昨纏綿。就在眼前。而今相距祇二十四小時。景象遽變至此。大違人意。含酸一陣。悽愴一陣。竟縱聲痛快一哭。光甫亦和之泣。久之光甫挽鐵沙至其家。適大芳已入殮。乃鐵沙頓首於柩前。哭尤哀。觀之者無不爲之感。而一倍同情淚也。一巫山夢空。海蜃樓虛。一場熱鬧。打得瓦解冰消。能不使人黯然乎。嗚呼。鐵沙自大芳死後。由爾日送殯還家。慟慘過度。神經大創。故即於是夜病矣。况病之來勢頗劇。醫者咸束手告退。沙母大窘。私祝天佑不至云耳。

予之罪戾

「二九殘年逐水流。萬千懊惱寄江洲。」「癲狂噴血向風舞。沮喪腸

斷欲盡頭」。「呱呱身投蓬草門。草草依長在愁城。」「滿腔偃促心已  
灰。埋骨成灰恨未灰。」嗚呼予宦家子也。予世冠冕纓紆。官業代傳。  
唯余生時。家道就衰。室運即沛。嗟嗟。予命何惡劣乃爾耶。二齡無  
怙。五齡失仲。先罹芻靈之痛。復殃祝融之刲。人禍天災。次第頻擾。  
經此數創。余家全仆。予母刲後孤花。仃伶無喻。舉目無可親之人。  
仰首作問天之想。慘傷之餘。欲求速死者屢屢。恨予累累繞膝。爲  
我一塊肉。不甯棄予而逝。遂死念漸殺。乃含酸培余至成人。然在此  
捨捌年中。余母不知費却幾斛心血矣。因予弱質病多。藥鑑爲友。某  
偶背僻。須二三月不能獲痊。真云。一半光陰病裏銷也。且余之病汎  
來時。勢必劇猛。余母愛余甚。焚膏繼晷。日夜護余。且暗中爲余彈  
淚不至也。嗚呼。余母大苦哉。余歲八齡。余母飭余求學。芸窗八載。

。笈金不彌。然全恃余母纖々十指上而補充也。嗟乎。余母盡先哲之遺訓。護余不存退志。不知余成人後。大失余母之望。嗚呼。余罪大。余罪不可赦矣。嗟乎。余拾六齡冬。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二師校預科班。嗣後無力求學。明年春。乃習商于海上。脆弱一載。草草不得志。乃投攷於模範工廠。練繪畫之役以糊生。代桐作薪。亦是可憐之業。嗚呼。現余母髮白如晨霜。龜紋滿面。婆娑蒼景。古氣凌人。老人家持藜杖而坐。欲享媳氏之侍奉。不知余大忤余母之懲。因余無藏金。不能博一室內。以奉老人家。晨昏甘旨。人之孝養既失。再有何顏以面人世耶。嗚呼。讀者諸君。抑知著者。系一天下極大之罪人乎。

(終)

